



愚伏集 卷二

表
教書
卷
次
疏
劉

^ 16
2344
2



門 2344
卷 16-2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文

陳慰奏文 庚午



謹奏為兇鋒豕突進犯閩內道路阻絕吉凶互傳謹馳一
併恭伸問慰之禮事議政府狀啓崇禎三年二月初八日
據義州府尹李時英馳報該本月初三日有走回人仍石
告稱在虜中聽得奴酋於上年十月初二日領大勢兵馬
直抵長城穿入關內十二月初二日先陷薊州等地進迫
皇城與天兵相持二十餘日勝負未決虜中相與誇說等
情得此隨據陳副總接伴使李碩達馳報該譯官金汝恭
告稱聽得上年十月分虜賊自喜峯口犯入密雲直向昌

平 天朝遊擊迎戰敗沒賊兵亦多死傷跪稟副總則答
曰道路訛言誤聽誤傳不可取信勿為提起云云又聽山
西客商趙姓人來到本島言說傳聞上年十月分西寇誘
引奴賊前向喜峯口與天兵戰奴賊大敗等情得與前項
說話或出於走回之言或聞於客商之傳虛的難憑節次
差宣傳官盧煒誠李廷捷等入送檄島移書副總探問西
來消息則島中亦無的確之報但言賊兵圍駐 皇城之
說雖不可信入自喜峯口逼近畿服似非虛傳祖總兵領
大兵進駐玉田攔阻賊兵賊不敢長驅等情得此隨准陳
副總揭帖奴酋犯我 京都深入重地幸 皇上赫然震
怒甲兵如雲謀士如雨且 神京鞏固業已挫其鋒而敗

北矣此出於登船報聞則 京報大捷准在朝夕等因三
月初五日又據接伴使李碩達馳啓聽得 天朝滿總兵
督諸將與賊大戰賊領敗卒退屯於永平城中十三省兵
馬圍駐永平等因得此又於本月內將探討奴兵犯 京
的報以便進慰事理另咨副總仍令差去宣傳官李賡詳
細探來去後准副總陳繼盛回咨節該我兵鮮屢奏奇績
然中外戒嚴兼之隔海郵報難通等因准此島中所稱巨
有吉凶亦未真的方深闕齟間四月初四日據進 賀使
李忱在山海關另差譯官金後覺馳啓上年十月二十九
日行到山海關聽得奴賊於本月二十七日夜毀長城以
入進圍薊州通州十一月二十日直迫 皇城齊華門外

雖被 天兵殺退賊首遁還而餘衆尚復屯據四出搶掠
兵禍之慘有似我國丁卯之變臣等一行不得前進要從
天津路得達京師等因得此臣等竊詳蠢茲兇醜敢抗
天威乃至逼犯畿輔驚動 皇城凡在食土含血皆思齋
肉寢皮况我國之於 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雖重溟
路隔不得為索賦赴難之計急馳一介以修奔問之禮不
可小緩而道路之傳契信難詳舉國憂煎靡日敢安即日
我國使臣方在關內耳聞目見所報必真合無專差使臣
前去進 慰仍將本國所造戎器若干一併進獻以助軍
前之用另具一本備 奏 天聰相應等因具啓據此臣
竊照兇醜匪茹敢抗 大邦吞噬全遼假氣自大築逆已

及理必滅亡豈料蛇豕存食一至此極始聞道傳驚而復
疑累差的當陪臣前從撥島以探的報而又未得詳及見
李訖在山海關馳啓然後始聞其紫雖 天威震疊賊兵
挫衄而尚據腹裏時肆剽掠臣與一國臣民叩心扼腕不
覺面壁而血涕也 臣 遯守外藩既未能西赴國難捍 王
于艱又未能跋涉道路躬行奔問惟有專差進 慰是為
自效之地而等候約報之間又至後時主辱臣死義豈如
此臣之罪戾至此而大矣謹將小邦所造戎器三種順付
陪臣另行封進惟 聖明諒察焉

請復登州舊路奏文

謹奏為小邦貢道迤從覺華險遠難越懇乞 聖明許復

登州舊路以便享 上以全侯度事崇禎三年四月初四
日擄進 賀燕謝 恩陪臣李忱在山海關馳啓臣等一
行乘船五十日始到覺華島得達寧遠海程之險有難盡
陳自平島至登州風便一日程而至覺華則殆將倍之所
謂雙島者南北孔口相去絕遠中間又無島嶼依泊之處
目見冬至使尹安國到此滄沒臣亦稟書狀官鄭之羽漂
浮相失萬死出陸先將鄭之羽齎表文趨期前赴臣則
因督師衙門進呈咨揭及掛號等事不免留滯不意奴賊
猝犯關內道路阻絕不得已將要取路天津以達 京師
自後本國貢道之道委極可慮如蒙早稟 朝廷從長處
置允為便益等因具啓前來據此行據議政府狀啓臣等

竊詳遼陽失守之後本國貢道只有航海一路先於 天
啓元年五月內小邦將泛海道貢卸迫處所及經由驛道
並命指揮等情具奏 朝廷蒙該部題覆定奪許開登州
之路已經掛號來往十許年來經行無礙却於上年袁督
帥題請更易使本國使臣下卸於覺華島從山海關以入
陪臣李忱尹安國等業已遵 旨前往覺華島而本處水
路之遠倍於登州所經鐵山嘴等處波濤險惡逆礁蘆利
旁無島嶼可容停泊本國船制又鈍樸遲重不能輕浮水
面往往撞碎淪溺辛酉以後陪臣柳澗朴彛叙鄭應斗尹
昌立等相繼淪沒皆由於過風漂溺誤入此路今又尹安
國到此覆敗水路之險交難形言無且賊勢鴟張至犯

皇城中外震驚道路阻絕目下凍瘧疢等使臣次第將
發決不可由此路以行或致覆敗以缺享上之禮合無
備將許多情節具奏朝廷許復登州舊路允合事宜等
因具塔巨竊照小邦服事皇朝恪修侯度二百餘年貢
使之行冠蓋相屬而關梁無阻周道如砥一自逆奴作梗
遼路斷絕特蒙朝廷許開水路以通朝聘而泛海之
行不比常程聖節冬至未免兼賀事省禮簡有虧舊貫常
懷兢惕若負罪戾所幸者登萊一路經過去處島嶼相望
或遇颶風停泊有所候便行使得以利涉執壤緝慶獲免
後時乃於上年因督臣袁崇煥顯請改易使小邦貢船違
安就險捨道即遠續有陪臣湮沒之禍在臣萬折必東之

誠固當不擇夷險而於聖朝柔遠字小一視同仁之德
則必不欲使之冒涉必死之地而不為之所也竊料天道
助順皇靈震疊彼雖匪茹豈容久肆猖獗寧路之通當
在時月而惟是覺萃之險如前所陳萬分難過伏願聖
明曲賜諒察特下該部許令小邦貢船復由登州往來不
勝幸甚

教書

不允領議政柳成龍辭職教書丙申

王若曰嗚呼卿將棄予而休歟然則其將忘社稷之憂
而自逸之求歟卿必不安為此矣然則其或有未安於
中者而不能自己歟抑予待卿之不誠無以使卿安其位

歟予實無此矣然則卿之病果深筋力果衰果不堪供職
務歟不然則引疾之告奚為五日而再至歟予聞卿病以
來為之寢寐不寧嗚呼卿有大賢之資而充之以學力有
王佐之才而將之以血誠自予承丕丕基卿常在予左右
以引以翼以交修不逮觀其正色立朝行己不回公以處
事莊以接物予每望之輒起敬予惟知卿之深信卿之篤
故首尾二十餘年任之不貳徃徃雖有譖毀之者而予未
嘗一毫疑卿情好之隆始終不替此則予雖不言卿尚克
知之逮國多難 廟社播越控訴 天朝以亡圖存而其
間事機之變動實有極難酬應者卿能周旋其際善為詞
命繙縫之使完扶樹之使固微卿之力國其蔑有濟矣矧

惟今天禍未悔國步愈艱 皇威雖暢賊情難保而在
自治之道日以益懈其可畏可慮者奄奄岌岌之形日以益
甚蓋天生卿以為 社稷而正有需於板蕩之日然猶可
求退耶恕卿未之深思也頃予多疾殆不堪機務欲攝以
東宮蓋出於甚不獲已而卿率庶僚廷爭甚懇條陳國家
大計開說君臣分義至於涕泗橫流毛髮盡白至誠所感
予不得不為之動謂與卿協心刻力以圖弘濟予艱難庶
幾日見遺業之重恢不意卿遽以疾告也以卿而退予誰
與為國嗚呼盡悴之餘雖不得無疾而年齡不至遲暮職
務不至鞅掌加護善調尚堪勉強願卿諒予意毋徒以辭
退為計而先為 宗社念嗚呼義雖君臣情猶朋友昔嘗

以兩句告卿川為舟楫義作益梅今豈宜一日忘國尚竭股肱之力用副倚毗之誠所辭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除職免賤曉諭教書

王若曰嗚呼閔予寡昧為政不德上不吊于天下見怒于民內治不修外侮乘釁闕失險城池莫守曾未逾時而三京淪陷蕩覆之甚甚至有今日曩令為吾民者當其寇至之際人懷親上死長之心各奮推鋒冒刃之銳則雖彼兵鋒之盛我國忘戰之久而顛隳潰裂之禍亦不至如此之極也顧惟涼德無以得民之死心而反出於古人所謂今而後得反之者罪實在予予何說于民焉嘉甫乃祖乃父

乃能於風靡波蕩土崩瓦解之中挺然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縈帶數雉而策勵飢疲揚旌前陣而衝冒矢石位列編裨先登賈勇者有焉名編行伍俯身褰旗者有焉或死於鼓或死於綬或死於城守或死於野戰惟其所死之地有難易所立之節有大小其於徇國之義均無所愧而其間又有英聲義烈播在人口書之信史可激方來者吁其懿矣予篤不忘付之有司已行褒賞之典其未及者方令次第施行以少慰乃祖乃父九地之魂而予之嘉獎之心有進而無已茲用錄爾子孫除職免賤有差如事自嗚呼予雖不殺乃祖乃父而乃祖乃父由予以死殺其祖父而爵其子孫爾輩於此必有悲哀痛愴不能為心者雖然君

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是以子死於親臣死於國乃所以為忠為孝而前代篤信好學之君子猶以不得善其死為懼焉乃祖乃父乃能死得其所而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賴而不墜其為死亦榮矣而賞也于世之典予不得不施于爾輩也嗚呼廟社丘墟生靈魚肉園陵之辱至不忍言則予於此賊有百世必報之讐首碎兇鋒肝膏野草戰場枯骨或未収瘞則爾輩於賊有一天難共之痛予及爾輩實與同仇卧薪嘗膽予方刻意枕戈沫血爾豈忘情誠能各勵義氣碎齒裂眦或思為卞壺之子或思為諸葛亮之孫誓不與賊俱生則此虜雖強亦無難平之理而一洗家國之恥雙全

忠孝之名不亦幾乎勗哉嗚呼死地爭先臣子之節義斯大忠門錄後帝王之憲章俱存愚推酬賞之恩庶敵幽明之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李慶濬

書已酉

王若曰天下無孑然獨居之國四境之外必有隣交則為與爭則為敵於是乎有聘問往來饗飧賓客之禮焉於是乎有命將屯兵守要害禦暴客之道焉此古今有國之所同也我國北有山戎南隣海獠而兇狡野心非我族類馴驚不常寇掠頻仍粵自祖宗以來其所以待之者蓋嘗恩威並用而於設險峙柵固守邊圉之事尤致意焉顧以

昇平日久習成恬嬉將不知兵民不知戰壬辰之亂賊纒下陸而所在營寨望風瓦解莫有能挫其鋒時獨李舜臣領戰船迎擊于洋中大捷而蹙之 先王懋其績遂以三道舟師之在海上者悉屬之仍令進據形便益修水戰之具統制使之設實自此始而賊不敢再窺湖南之徼及至丁酉易置乖方然後開山失守而南原潰南原潰而賊逼畿輔以此觀之統制之良不良雖謂之係一國存亡亦非過論居是地者顧不難乎念卿以喬木之家有大樹之望於是任又為己試之材茲以卿為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南邊之事一惟卿為重卿其體予意目今沮齒革面納款輸平前所謂聘問饗飧之禮者雖不得閉關

謝絕若以此為恃而必忽於戰守之備則豈不為撤藩媚盜之愚耶法所謂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者是予意也予觀自古任閩外之寄者其剛銳而貪功者必挑怨生釁以貽患於國其闇弱而狃安者又玩敵忘戰卒為賊所乘此二者均之為不智惟卿念哉若其誅求剝割苞苴輦載以為自固自媒之謀而不恤其軍卒之愁怨者乃王法之所誅而將家之所羞予不煩為卿言也嗚呼三道合勢莫肯相下則有輿尸之凶必須威克厥愛連年守戍何地不苦而惟海防特甚尤當念存如傷尚盡自守之方克叔不戰之筭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迎准封 皇勅頒赦中外教書甲子

王若曰守聖人之大寶若涉淵冰荷 天子之寵靈誕承
綸綍大觀有衆更始自今洪惟子孝臣忠實是天經地義
苟於此而獲罪其在人而曷容徃者倫紀之憂予豈得已
既以 社稷為重他不敢知應臣民不釋之心勉奉 慈
旨率 祖宗克謹之度恭請 天朝虞帝聖讒交亂之震
驚莫售漢皇見遠十行之溫諭來宣錫之茅土尊名委以
藩維重寄登受下拜咫尺悅承 天顏國定民安毫髮孰
非帝力 息均大造豈惟寡昧獨蒙運啓重恢庶見神人
胥悅云云於戲無疆休亦無疆恤何敢自逸於細穰能善
始貴能善終願與同躋乎壽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皇太子誕生頒教中外書

丙寅

王若曰流虹報瑞徵一人之元良彩鳳頒綸預萬邦之同
慶茲深愴悅誕誥一寧自古國有休禎莫如天錫祚胤肆
華封之祝脞請以壽富多男伊周雅之頌君義其本爰百
世恭惟我 皇之濬哲所謂中國之聖人錫厥庶民歛時
五福格于上帝降之百祥震夙載生已繫四海之望離明
繼照將至萬年惟王宜壘土之均歡豈藐躬之獨喜云云
於戲媚于 天子予欲克世忠貞竭其股肱爾尚圖報恩
澤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東宮嘉禮頒教中外書丁卯

王若曰胄子繫一國之心教已有具大昏為萬世之嗣敬
以成親不顯其光誕誥用亶若稽王化之懿必資婦順而

成聖妣嗣摯仲之徽音周命用集明德奉陰后以禮則漢道侯興肆予建儲之初首以擇配為急遵德選於先訓務求幽閑詢法家於公朝爰得族姓遂以本月初四日丁酉冊立曹叅知姜碩期第二女為 世子嬪以二十七日庚申醮戒 世子親迎訖六禮既備萬福攸原斯為 宗社洪休願與臣民同慶於戲刑家御國何敢怠我治躬歛福敷庶庶幾錫予保極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迎登極詔後頒赦教書 戊辰

王若曰聖人首出聲名洋溢於中華 恩詔下頒榮寵焜耀於東土萬物咸覩八路同懽念惟忠順 天朝寔我祖宗家法自頃嗣服罔愆舊章凡有覃恩輒同內服肆當

萬明之繼照與紆渙號之來宣昭回十行首獎內向之滋薦明見萬里旋軫外患之方殷降錫賚之便蕃順付回价慮餽牽之累重特輟行人擴體遠恤下之仁明厚往薄來之義舉八荒將躋壽域顧一邦偏荷 龍光云云是惟寰宇之洪休當與臣民而同慶云云於戲五百年而有作舍生幸際昌期億萬世而無疆太平當自今日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咨帖

正使 姜日廣 回帖 丙寅

拜違以來倏爾踰月瞻望風儀再覲無期茲心耿耿不能自遣忽於千萬意外奉承寵翰恭審星槎臨發撥冗留此

其眷眷不忘之意溢於辭表自惟涼德何以得此感荷之
深有難仰諭第惟稱許太過擬議不倫皆非不穀所敢承
當三復以還一味慙悚至其責勉之語實出於君子愛人
以德之忠其謂王侯之孝當修其大者直是真切極至之
論敢不銘之肺腑人期無墜以盡守藩之職也耶末端所
諭尤見謙光之盛福星所臨萬品昭蘇冰玉高標一路歌
誦正如大旱甘霖人自舞蹈孰有教之使喜又孰能禁之
使寢耶惟雅懷可超然任之也輒輪已遠禮幣干瀆而盛
意不敢不報謹此附謝惟僭越是懼伏幸崇諒不宣

副使王夢尹回帖

離德日遠思德滋深一心傾嚮寤寐難忘茲蒙遠辱教翰

獎諭甚勤莊誦再四如對風神披豁之餘不勝銘感不穀
忝守藩服惟無以奉承先人遺訓倘答 聖天子寵眷是
懼夙宵祗畏不敢違寧者四年于今而叔蕩之極無力自
振兵日益凋食日益竭目見此賊猖然與大邦為讐而不
能捍藩敵漁以紓東顧之憂不穀之所以腐心焦思者實
在於此而今承誨諭其惓惓勉勵者亦惟在此仰見大君
子憂時之切愛人之忠有非常情所及益用教歎不穀雖
無似所不推服膺斯訓以盡臣子之職者有如其天日也查
民是 聖皇之赤子本不敢相愆而只緣公私置之不能
相贍一斗之水豈足為惠承示但有電報瞻望生程已近
日遠意難相親禮難干冒而惟是盛感不敢無報附布謝

宗僭瀆為懼伏希容諒不宣

毛都督回帖 丁卯

崩天之感寧土所同攀號莫及哀痛奈何念惟晉六八八
形旅在手受委甚重而凶奴未滅 弓劍遺捐悲憤之深
尤當不比具僚也屬者存承子帖誨諭勤至其所以捲卷
於小邦者悉出血誠感載在心難以言喻夫不恃敵之不
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不穀雖甚不武亦嘗聞此矣薪膽之
憂實一息不忘而奈蕩覆以來西關一路駱駝如芥千里
蕭然其幸而子遺者又瘡痍未起加以穡事不給公私赤
立雖欲調兵峙糧以為陰雨之備若涉大水浩無津涯茫
然不知所以為計每念及此為之食不下咽也示及勝算

乃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當申飭邊臣令相機而預圖
之未由面訴謹專使布謝伏惟盛亮不宣

都督回帖

信義相勗共保始終事議政府狀啓該竊照登萊巡撫軍
門咨所據督府揭報內有等說話全無事實出於譎張此
必奸細之人暗行交搆而督府未及究察遽生疑惑臣等
驚駭未定繼以憂歎李迨本以梟獍之性妄恃搏噬之功
意望不滿遂生逆節稱兵向關自就誅夷初非嗜殺而成
其叛不義立原非悖逆絕理之人又與韓潤不相識與為
內應萬無其理况既非議政又不曾充差進貢為此言者
可謂欲巧而反拙矣小邦之所恃為輔車之勢者惟督府

天啓乙丑毛文選
毛都督回帖
入連州有左政
期今大舉北和

為重故凡所以奔命于督府者一以誠心從事謂宜肝膽
相照猜嫌不作而乃有不近之言媒孽其間雖以督府之
明不能不動至以細察奸竇嚴加防備等語飛報軍門嗚
呼讒者之效一至此哉兩葉不斷終尋斧柯長此不已弊
將若何合無將此事情移咨督府明白開陳庶彼此洞然
纖芥無疑允宜便益等因據此為照人之所以相與共事
期以久要死生顛沛不貳不惑者徒以有信義也此之苟
無則疑生至覬愈起平地雖細務且不克濟況大事乎故
古人有片言傾心千里對面者信義之致豈不偉哉當職
於督府未有望履之緣而蒙期待獎許不淺雖知涼德無
以堪之而中心感激不敢自外至於惠賜 皇恩俾延餘

緒以再造我邦命則雖督府非有私于當職亦非望報而
有施而小邦君臣感德之念實未嘗復更忘也只緣殘破
之極財殫力竭凡所以供事于幕府者率多不庀若其歲
時交際承候起居之禮亦皆丈來寸往無以報稱雖曠度
包容不與相較而當職固以不敏為愧矣今茲咨內所據
揭中所稱他亦不欲深說只丑義立為內應一款尤是大
段脫空義立亦嘗伺候于幕府矣雖其才質駑鈍不能稱
任使之意至其潛謀叛逆與賊交通以取赤族之誅萬萬
無此理矣古稱流言止於智者豈以督府之智而猶有所
未及舒究耶乃若當職之不能無小憾於督府者則有之
矣始者督府裂眦望嚙手東來單兵棲迫義聲彰聞使

賊奴逡巡畏後而不敢進當職前在閭閻固已心壯而口
誦之矣故自忝位以來益切傾嚮與之周旋幾年于茲矣
常謂死生安危義無獨殊乃今督府既不能無動於王仲
祿之言憂我國真有叛臣越海飛報如蒲大敵而終不肯
馳一介行李報知我國使自為計不幾於見溺而不援耶
平日倚恃之意果安在哉督府於此必有說矣抑當職之
言有進於此者小邦自祖先以來世篤忠貞累蒙 列聖
褒獎之典此天下之所知也况 神宗皇帝終始拯濟之
恩君臣上下銘鏤心肝萬死思酬皇天后土實鑑此心有
以國亡不敢有貳實未知獲貳二字何為而發也督府是
朝廷命吏苟貳於督府是貳於朝廷也小邦人民果有此

等情狀何不明白教告使得誅治而隱然及之於軍情申
報之文遂致朝廷以情形微變為虞此豈但為小邦之不
幸哉此則臣隣之所不敢言而心所未安不敢有隱如或
內懷未安而含蓄不發是不以實心相待而自疎外于督
府義之所不敢出也緣私喪未葬 詔使又臨今始吐露
遲晚是愧誠願自今以往一以信義相勗兩心坦然無所
遮蔽使交構之人無隙可抵以共保終始協濟大事不勝
幸甚

袁軍門崇煥揭帖

不穀輒有寃痛事情不容含嘿謹具一本上聞 朝廷一
回咨報訖竊念媿倭款奴兩句實當初大人題本中語若

望已已志堂煥
奉送有備傳啟叔
士訣

不另行額號於大人閣下循例移咨有如各衙門之例
揆之情禮似不當然茲敢不避煩複冀垂諒察焉不穀
蒙 聖天子恩典不守藩服今已七年矣綢繆陰雨保固
強圉之心實未嘗食息忘念壬辰兵變剪焉傾覆之後生
齒未及繁庶財粟未及儲峙城池器械未及修繕猝遇丁
卯之變寇勢甚盛無力捍禦避入海島苟保朝夕幸賴天
心悔禍虜自求和遂與之羈縻以緩目前之禍此則 朝
廷之所已洞燭若以不能自強失守遭封為罪則死無所
辭苟曰誠心乞和有若納款之為則寃痛甚矣至於與倭
為讐之 訛言之無理一至於此聞之骨驚寧欲無生小
邦不幸傳海而國與彼為隣雖不能閉關謝絕不許來往

而沮齒卉服本非族類國中民俗視同虫豸不忍相近今
使村閭下賤輿為婚媾死且不從况自祖先以來世守侯
服沐浴聲教而忍為嫁女娶婦之事以貽千載之羞乎事
之不近莫甚於此流言之行當止於智者而乃以大人之
明不加舒究至形於奏牘嗚呼是亦命也抑不穀之所大
懼者有焉大人勲名聞於海外德望重於喬嶽隻字片言
為世榮辱不穀竊伏下風引領增氣而一朝遽得此言於
所依歸之地以此痛徹心膺惟恐不見白於大人則終無
以自解於天下也嘗聞古昔聖人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
以其能通天下之志也今天下大擔負都在大人肩上一匹
夫匹婦之不獲固宜微細畢察以通其志况不穀深寃至

痛不在微細者乎惟大人諒之詳在公牒不敢觀縷

孫閣部回咨

為軍務事崇禎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准 欽命出鎮云云
大學士孫咨前事照得平島戡師云云等因准此查照先
該本年四月內據陳副總接伴使李碩達在島馳報本月
十二日都司劉興治帶領降獲五十餘名將陳副總以下
各將官等殺害叛亂等情得此即將興治行兇緣由及小
邦發兵討逆事情另具一次專差譯官將要發送部下為
緣本賊作梗海路不通姑停未發聞今准前因當職為照
犯上作逆謂之跋扈無禮於君罪在必誅逆臣興治擅殺
主將又殺 欽差以及無罪將士肆行悖逆略無顧忌其

跋扈無禮至此而極矣島中汹汹皆言此賊將率眾投奴
又言將直犯登州禍機甚迫不容少緩而事在疆場之內
守藩之義當如鷹鷂之逐鳥雀縱則有罪而千里請討勢
又無及忠憤所激不自量力敢為先發後聞之計一面抄
發兵馬水陸齊進以圖掩擊一面將此事意具咨部下擬
於舉事之日星夜馳報目下適有漢將陳球夏尚進等留
在椒崖此島聞興治叛狀不勝憤慨至於流涕願領所率
軍丁效死軍前帥臣義之即許船載以行約束已定但俟
風便不意興治偵伺知機遂其兄弟乘船而去小邦之所
欲討者只興治一人而興治既已離島則島中所留兵民
豈非 天朝赤子雖有被脅從賊之罪決不可以兵相加

即便令諸將姑為住劄便地按兵無動廣加哨探伺其
還島則或云興治進攻長山石城諸島盡殺守將另差部
人入送奴穴約於六月投降而今又退以七月為期奴騎
數百留待于獐子越邊或云興治本欲投奴而緣眾怒難
犯不得如意且畏本國討罪之舉進退狼狽不得已歸命
天朝這等說語皆出傳聞未得真的深欲差人部下仰
候處分而迤西諸島已為興治所有海峽阻絕無計得達
茲因本國書狀官鄭之羽還自京師接得各部咨文又見
本官處諭帖備審能柔能剛操縱在堂披雲觀日不足以
喻其快也小邦自祖先以來素秉禮義恪守藩屏二百年
有餘人豈有一朝見 朝廷命將遭變於疆場之內而怙

不動心坐視不討者乎鄭之羽狀啓中言本國資助興治
之說入於閣部之聽聲罪致討之心方切于中給餉輿馬
之云不近甚矣是則自比逆亂甘為賊黨天日在上非可
誣也除遵依洛內事意相機進退外又將原初所具興治
征討咨文一變一併付呈前去煩為查照施行

劉副總與治回帖 庚午

停撓伊始即馳專介惠書問訊極其縝密昂之以戮力同
心此固不佞之所願望於大人者曷勝欣幸向口之事已
歲過空之雲不必更為提起以存形迹惟彼此坦然不留
一點疑阻孳恨之懷然後方得兩心一意共濟艱難來諭
所謂盡死心死力以圖報效者直是說出赤心之語令人

諫然感歎漢人之出陸侵掠自毛陳時已然邊民苦之久矣而終不敢下手相抗者恃以天朝赦廢之故耳頃日興師之舉雖出於萬不得已而寧有移怒儲胥視同草菅之理此必流離者所述出於道傳之誤而大人過聽之耳惟彼時將兵之官過島中人往來者則輒令監置虜以防漏洩此則其時事勢不得不然而亦未嘗妄行誅殺徐而察之則可知其誣矣喋喋至此亦似多言然因來示之初非有小芥滯也嗚呼昔年先副揔解蔡釋兵之事弊邦君臣固已銘骨不忘况聞橫屍戰場立大名於宇宙則又壯而義之有若曠世黃卷中人矣不佞於大人雖無一日望履之雅而願見典刑之念實切于中倘自今實主父

驩唇齒相依得見大人策勲明時以成先副揔為國盡忠之志而節義功名合為一傳則聖天子外藩守臣亦與有榮矣豈不幸甚

為副元帥鄭忠信揭劉興治帖

竊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生殺廢置威福之權當自聖天子出此春秋所謂大一統也向者聞足下二難流離異域備嘗艱險萬死一生自拔於豺虎叢中亦惟聖天子之恩為不可忘也至於副揔節下橫屍戰場為聖朝立大節天下之人義而壯之况在我國之人素所愛慕者乎聞足下來在東江未嘗不以慕副揔之心慕足下也一朝忽得邊耗說稱島中亂作陳繼盛以下諸將官皆被殺

害并及 欽差而足下實專輒之傳聞凶駭皆言將叛
天朝直犯登州且有潛師東搶之計云國中上下大小莫
不心痛膽怒思欲聲罪致討茲承 朝旨果興問罪之師
且為待變之舉誠以大一統之義不容一日泯滅故也尋
聞足下囚服待罪歸命 天朝則始訝當初邊耗或出訛
誤而等待的報之間不敢遽然罷兵今則足下已領兵還
島其不為 聖天子之逆臣已明頃得閣部咨文及諭帖
亦有相機慰撫或待以不死毋致紛紜等語是則 聖朝
必以繼盛之死為由於衆怒而褒忠之典當及於同氣足
下今為前罪可賞後效可責之人矣昨有 朝命許令班
師茲遣募下福禱告以終始曲折蓋始之興師本欲為

聖天子討罪非有私怨也今之罷兵亦所以奉承 聖天
子之意非有私恩也自今以後但當同心敵愾務令邊境
寧謐則不惟本國之幸亦足下之幸而終為 聖天子純
臣兄弟聯芳垂名竹帛豈不懿哉惟此之望

疏劄

玉堂請自強劄 乙未

伏以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先儒所
謂大根本者此也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
一念之微毫釐之差似若無甚大害於事而符驗之應於
外者捷於影響政治之得失國家之存亡皆於是焉係斯
豈非可畏之甚者乎竊觀今日國家之勢流離傾覆之餘

其幸不絕而僅迤者有如一髮之引千斤淪亡之禍迫在朝暮此正皇皇汲汲食不下咽之日而中外之人率皆以玩愒為事志氣餒筋骸慢弛有目前苟安之心無持久經遠之慮至於懲前毖後之謀及時自強之策則悉付之無可奈何而束手深拱坐待必至之禍偷安之習日狃月熟不獨於外方而都下為甚不獨於委巷而朝廷為甚甚至大臣有安危之責而不肯為極力擔當之計盡瘁之義或歎於具瞻之位臺諫以匡救為職而未聞有直前敢言之風委靡之形漸見於振綱之地嗚呼上天降割亂離瘼矣國將喪矣無可往矣凡有血氣誠宜扼腕沫血思有以自奮而乃反泄泄沓沓日趨於媮惰其勢若有所使而

不能自己者然豈非大可恠懼哉臣等蓋嘗深思其故而有得焉其言當不外於前所陳六根本之說矣竊念殿下遭亂以來憤深戴天痛積嘗膽其欲復離洒恥之心庸有極哉而遜避退託之念橫在一邊不惟作於念慮之微徃徃或發於命令之間講論之際雖以大臣寧從苦口開陳而終不為之釋然焉惟其存諸心者如是故凡於立政改紀撥亂圖治之事一切未嘗以自任有如期滿之官東裝治任坐待交承之至者嗚呼殿下身當付畀之重目見艱危之急而猶不肯自當其憂則在下之人又誰肯為殿下佛時仔肩以當其潰裂之勢哉此今日人心之不振庶事之日隳莫非殿下一念之誤為之根本則

殿下亦安忍重一念之改而輕社稷之亡哉至於頃日不敢入廟之教則又不惟使百僚解體衆聽惶駭而其威我先王亦已甚矣臣等請為聖明探本而陳之人之死也魂氣既散不可復聚而所賴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七日戒三日齋求諸上下陰陽先集自家精神則一氣所感理無不應奏假之際洋洋陰臨此先王之所以重廟享而黍稷明水取管燭蕭無所不用其誠者蓋求以聚祖考已散之精神也故易於渙萃二卦言王假有廟渙者散也祖宗之精神易散故至廟以聚之也萃者聚也聚已之精神至于廟而聚祖宗之精神也而其效之大則又至於民之萃也以是而堅其歸向之心民之渙也以

是而收其蕩祈之心此假廟之義所以取於二卦而其在今日尤不可以不急急焉講而行之也嗚呼廟寢為墟鐘簋成塵祖宗在天之靈其亦渙散而無所止矣樓臺而無所托矣禴祠烝嘗雖或代人致虔而祖宗之顧歆其亦不可得而必矣殿下於此豈不為之惴惴以傷心乎於是而不忍所以聚精會神是用孝享無使祖宗之靈久彷徨於外而乃曰子罪人也不可以獲太廟之庭聖王之所以罪己責躬者本不如此而於殿下平日奉先之孝亦太乖矣夫廟以宅神而致死之不仁也今以事生之道言之人子之事親不幸而遭倉卒之變不能守先人之業不免胥及於顛隳而終幸得返於室堂焚燬之後

親靡安處寄寓荒涼則方將就省慰安之不暇而反曰我棄墓矣不可以復父母之庭定省之節甘旨之供不肯躬親則父母之心安乎否乎人子之道得乎失乎設使父母怒之猶當婉容愉色起敬起孝深受其罪便可哀憐而已而不當自絕於親如此况未必怒乎 殿下誠於中夜靜坐之際捐去他念試以是而思之則必將有大不忍於此而不勝悔於前日之教者矣此而不悔則是必前所謂一念之誤者為蔽已錮雖其 祖宗之靡依子道之大虧皆忍愬然而臣子理直之言亦有所不得入矣豈以 聖明而有此哉伏願 殿下穆然深思幡然改圖即下明旨申戒有司恭修祀事格于 先王上以萃澳散之英靈下以萃

澳散之人心允所以慰答 祖宗悅服百姓者並皆次第修舉毅然以重恢光復之業為己任愾然以討賊復讎之事為己憂而告中外策勵臣隣授政分職使各自效而躬勤於上以董率之如有不職即糾以有司之法立誠心以道於前振紀綱以驅於後使內外之小曉然皆知 聖上之心奮然有為非復前日之退託則孰不懽忻感悅作心振氣殫竭筋力以趨於事乎大臣必能奮庸歷歲夙夜匪懈以濟時艱矣臺諫必能遇事盡言犯顏不諱以肅風采矣以至於大而六部小而百司必能恪勤職事矣內而都者不率我 聖上風動之化乎譬如天道之運於上無一

息之停而日月往來寒暑推遷四時五行雷霆風雨各宣
其氣各敷其化而百物生焉歲功成焉豈非易而簡乎此
殿下一念自強便是體乾之功而措之事業無所為而不
如其志端拱九重意諭色授而百寮登動萬里奔走以之
治兵則軍政修以之理財則儲峙廣以之而賊可討讎可
報重恢光復之業不難致矣豈不盛哉古之英雄豪傑之
主雖喪亡塗地而其氣益厲未嘗以推敗挫衄之故而少
輟其有為之志故一旅之衆十乘之車二城之地而非可
恃以自強而終能出死得生以之為存鞏丕基於既傾之
後迄國祚於垂絕之餘况今淪敗雖極而所賴以為力者
不啻倍蓰於彼焉誠能以 殿下之英武將之以必為之

志不以推敗而喪沮則今日之勢豈至於終不可為哉但
患無其志耳傳曰志立而事半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志既立而行之以至誠則天下無難濟之事矣伏惟
殿下深察焉

玉堂請守都城劄 丁酉

伏以國事至此可謂急矣累卵非危漏船為固淪亡之禍
迫在呼吸今日不言則 臣等為負 思矣請深明已然之
故而冀 殿下之改圖願 殿下勿議之於眉然之難救
勿議之於藹言之無取而試 垂察焉百年六木枝葉未
有害而揭然而蹶者根本撥也方今國家之勢蓋無一技
一葉不受其病而都城又不能守則是並根本而絕之也

國將何所賴以立乎往在壬辰國脈未甚斷喪 三綱未
 甚陵夷民庶而富其心未甚離散而 大駕一動未出都
 門而民不知有 君上當時播越顛沛 狀至有臣子所
 不忍聞者其得免於覆亡而保有今日蓋天幸耳不幸其
 可再徵乎今日之事又與壬辰相懸離都城一步則民皆
 仇矣無可往矣 宗廟已矣在廷諸臣孰不知此而近日
 廟堂之議以為移避之舉勢不得已惡是何言耶賊在
 境上今幾年矣而 廟堂諸宰於守禦攻戰之策無一事
 者實講究每以都城為不可守根本之地為可棄而走聞
 有守城之說則群起而非之或目之以大言或斥之以愚
 人雖以 聖上高世之見亦不免此此非 聖上之見於此

有所不逮是皆諸臣之罪也無沈戈沫血之志有苟安目
 前之心悠悠之玩愒度日使 聖上高居而俯臨之無
 事可恃以為經遠之計邊警不惡則先為保妻子之謀撤
 移家累繼為出城使問巷小民望而效之數日之內將至
 於都市空虛其在今日 聖上固已預見於未然之前宜
 以都城為難守也雖然今日之計亦未有棄都城而圖存
 之理都城一棄則四方瓦解 命令不通適足以增彼虜
 之銳氣乘勝長驅直掃無人之境則一隅何處始為固地
 鳴水前頭處處懸崖臨海之外更無他策思之至此心膽
 欲裂頃日 聖教有曰國勢雖迫上有父母之邦次有
 天將布列中外我國寧有終不振之理此痛切之言也今

日事勢雖極危迫亦不至都沒奈何而備邊諸宰未有汲汲措畫以為守禦之計而斂手端坐但以徐觀賊勢為言未知彼賊將不守而不入不戰而自退乎是兵未稍不過欲使 殿下躬駕而尋三辰之轍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深為 宗社之計堅定固守之志毅然奮發勿為私念所撓奪燕閑之所深思朝晝之所默為復讎洒恥之外更無他事使中外士庶曉然知 殿下勵討賊之心決死守之義則疲憊者厲惟惻者勇潰散者集而國事尚可為 臣等竊見古昔帝王當危難之際莫不躬擐甲冑擲沐風雨或親當矢石或自覘賊營履至危而求安冒萬死而得生今者羽書交馳事機方急 天將在城夜不安枕巡城練兵

日不暇給而 殿下方穆然深居視若他家事於之事理豈宜如此夫以我國民窮財盡不能自強 殿下憂宗社之難保號籲於 天朝至誠所感王師毋出大將來臨民心有恃此乃拯己之兵也活我之師也 殿下宜以血誠相待接見之際損去繁文單騎而進密席而坐警急則告計策則問日以望救之意垂涕泣而道之約以相隨騁驚於 王師之後則彼既承 天子嚴命以保存藩邦為任寧有不竭於 殿下之誠意而不盡心於備德耶招撫我軍協心 天兵以為死守之計則今日節城決不至於終不可守也雖然欲守都城先守長江乃為善策往年 殿下嘗以此為教至以汪立信之語為証 曆禁所存固非

偶然而數年以來守灘之事有同兒戲下成摸樣如此而欲禦此賊豈不難哉今聞天將將欲分兵據守江津兵法得地形者勝此固為全勝之策矣伏願 殿下申勅有司告諭臣民親御六轡厲氣巡城督帥諸將視師江上因巡上流之形嚴勅防守之事使旌旗蔽甲霜彩頓變京師形勢自甯壯固則先聲所及士氣百倍八方民庶靡忻踴躍孰不願為 殿下致死力也賊奴聞之亦未必不為之氣挫而長驅之勢或可以沮然後俟 天兵大集鼓行而南則兇醜不足平而中興不足致矣 臣等俱以迂腐忝居帷幄徒懷死辱之心未有借筋之謀特就前後 聖筭之已及者而為 殿下勉焉惟 殿下不但發之於號令而

必求施之於事為積誠意以得天將之 守上游以壯天塹之勢而又必堅定志意鎮靖人心以為守邦之本則今日急務實不外此抑 臣等於此願有復焉人主之憂莫大於直言不聞以言為諱未有甚於今日大計曰誤國事曰非而無一人盡言於 聖明之下但務為順旨之計 殿下之臣豈皆阿諛之輩而惜身之人哉良由 殿下執德不弘厭聞已過逆耳之言或發於進戒之際則輒下臣子不忍聞之 教以塞忠諫之路故也傳曰畜君何尤書曰自用則小惟 殿下加之意焉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應求言 教疏 戊申

伏以 臣伏觀三月初一日 備忘記一札十行丁寧懇制

愚以齊書卷三
二
憂民保邦之意發於血誠溢於言表而又慮 聰明或有
未及幽隱難於自達許令中外之人各盡所言噫第五倫
讀詔書而決光武之為聖主 臣雖愚懵奉讀 聖旨有以
知 殿下憂勤初服勵精大猷思欲兼受敷施奮發有為
不肯因循牽補苟安目前而已之盛心也嗚呼大哉 臣智
慮淺短經術空疎既非識務之才又無適用之學尚安有
忠言欲論可以副 殿下之望而動 殿下之聽哉顧念
今日國家之勢十稊九卵未足以喻其危驚濤敗楫未足
以喻其懼俯仰呼吸未足以喻其急 殿下竊然詆闇之
下慘焉哀歎之中深憂默念夙夜洲谷四顧茫然未有涯
際至誠求助不暇待成王訪落之日則凡在臣民義當灑

泣敷對之未暇况臣受 恩深重漸感已久何敢自諉庸
陋而泯然無一言以負 殿下乎 臣誠有所不忍於此而
亦不欲廣引前言泛論治道徒為觀聽之美而不切於應
病之用請即 殿下恤民之旨與夫近日之事而反復推
明之惟 殿下之裁擇焉夫恤民之實在於寬其力厚其
生而二者之本又在於節儉不能節儉而求以輕徭薄賦
以恤其民譬猶不塞其源而欲絕其委豈不偵哉况今兵
戈喪亂之餘生齒未息田野不闢出郊而視之則蓬蒿荆
棘一望無際者在在皆然粟米麻絲之出於土地者不能
百一於平時此正君臣上下惡衣菲食為民惜財之日而
奈之何奢侈之風經亂愈甚下士衣綾段韋布服綃綃吏

胥賤隸寵華重肉是乃收以溝澮而泄以尾閭古人所謂奢侈之灾甚於水旱者大可懼也宮省事務臣不得以知之而只以供上紙一事言之則其品之美好倍於祖宗朝規式而少或不謹則該司官負各邑守令無才坐罷中外承風聞為佳品費財已多而猶懼上納之際或遭黜退厚賚綿布以賂其吏其為浮費不亦甚乎而竊聞此紙初不盡為御用羨餘之數或以頒賜諸宮終歸防納之資或自闕內不入其紙而直受價錢數年以來傳聞籍籍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低其紙品省其羨數取足為宮中之用而止則民受初政之賜豈不厚哉臣之所陳只此一事願殿下之觸類焉正殿未成行宮褊陋固不稱於

至尊居養之所而然猶侈於堯之上階高於禹之卑宮敬於夫差之積薪安於衛文公之可虞則生聚教訓之前雖或不遑此事未為大欠而其時富國之臣自不免於貪贓狼籍傑構而處其心蓋懼上意或怒其豐於自奉儉於君父且其飾為治安之言肆民愁歎之狀聞導人君宴安之心以固其寵者乃是小人常態於是建議以為法宮不可不立願陛下遺之形骸惟剷瘡殘之血髓後未及半而民已困於塗炭之中矣可勝痛哉頃者殿下以山陵大役詔使接待等事深愍民生之不堪供應許以宮闕都監所收米布移用而又令毋得再行分定臣知殿下之微意其不以建宮為急明矣此山東之民所以願得須

更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人心不常入奢最易願 殿下
 之固守焉至於 山陵 詔使等事乃是送終事大莫重
 之禮固宜極其誠敬不敢有秋毫末盡之事然於其間亦
 豈無虛文浮費在所當已者乎亦宜明降指揮其中不當
 於禮而有傷於民者並令蠲罷不勝幸甚臣聞 懿仁王
 后之喪都監當事之臣過於勤幹卜之各自罔有紀極竭
 盡民力務為觀美至於 梓宮至山經夜幕次自前例用
 油幕排設而乃起造假家羅絲山上望之如神力所為云
 推此一事餘皆可嗚呼臣子必誠必信之道豈在是哉
 此事雖微細亦係傷財害民之一段而啓後口無窮且
 之辭况其時失火之災實由假家七不可以不戒也
 與健元陵同在一山之內而石欄麟馬允附於陵者其業

侈壯麗悉皆倍之云臣非目覩不敢以為必然萬一有之
 則母喪踰於父喪臧倉猶且構譏於孟子况以子孫之喪
 踰於祖先揆諸情義豈不為大段未安乎惜乎其時在廷
 諸臣無以此言警教於 先王之側使 先王無以自說
 於後世此豈 先王與 殿下之所知乎臣嘗痛之以為
 忠於君父者不當如是故不敢不盡言於今日伏願 殿
 下深思熟察毋以前事為例只以曾子愛人以德之訓為
 法只以 太宗大王追奉健元陵之制為憲以彰我 大
 行大王恭儉之德千萬幸甚臣非敢使 殿下為天下儉
 其親誠以踰於 先祖自是
義理不安乃孟子所謂不無不可以為悅者政使有財猶
 不當為况今日事力又是無財之甚乎臣又聞近日山
 陵起役用民已多而旋因故書之出即便停止別永他山
 云臣在遠外未知書中斷信有仁變感聖人但言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之殃慶禍福豈死後葬地之所能為也此所謂感世誣民充塞仁義之說非識理君子所宜道也如使術家之言果一一有驗則李淳風家漢之輩當自占天下第一之地使其子孫世為王侯將相而其後未聞有顯者此其恠誕不足信明矣以聖上之明所宜火其書而痛絕之使不得流布於世而乃命者審他山有若棠信之為者輕棄先朝已卜之地不惜疲氓已用之力使衣冠之奉不以時定不幸而遷延時月或至臣又聞詔於後期而慢則豈不重為卡安至竊惑之

使之行自我州至於國都迎接館待之禮極其豐盛糜費之資動以萬計雖以平時富庶之力一經此行沿路枵然矧在今日幾何而不至先枯竭耶其間許多浮文末節當省與否臣不敢知惟彩棚一事臣亦知之極為鄙俚真聖人所謂優倡之戲不當陳於禮樂之地而勞民費財又且不賞作無益害有益莫甚於此亂離之後累接詔使

而不設此戲其於大禮未始大闕因而廢之甚合事宜而聞丙午詔使之來又復設之云兵戈以來至急之務至切之事多所未遑顧此戲玩之具豈是首先還復之舉哉今於舉國悲慘之中必停此戲臣願自今伊始永為停罷使雖至昇平百年物阜民安之後亦不復作此非禮之禮浪為勞費不勝幸甚嗚呼記有之國無九年之儲曰不足無六年之儲曰乏無三年之儲則曰國非其國也蓋成周之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用財也莫不有制計一年之入而四分之用其三而儲其一積三年之儲則又成三分恰支一年之用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者此也是其節以制度量入為出時其贏餘以擬不虞

故雖遇水旱之災師旅之變民無加賦之患而國無乏用
之憂降及後世則用財無制故取民無藝妄興功役恣為
浮費不足則加賦以繼之又不足則橫斂以充之是乃量
出為入以射狗欲財安得不傷民安得不困乎竊聞近歲
國家經費之數一年之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所謂國非
其國蓋不足以言之而婚姻喪奠賓客之禮愈務華盛雖
以稱貨市廛之箴引用來歲之貢而猶不知反求節儉之
道豈有千乘之君作此寒乞兒計治而可以為國者乎平
時無事或可如此支撐架漏度日不幸而有數千里之旱
蝗不幸而有乘釁之寇敵則臣未知何以處之何以應之
民愁兵怨盜賊四起君臣上下泣涕漣如終至於淪胥而

已思之至此氣噁心慄此臣之所以太息流涕繼之以痛
哭願以節儉之說為今日恤民之本雖如 山陵 詔使
奠大之禮請從儉約雖得罪於 聖上孝敬之聽亦不避
也伏願 殿下誓告大臣嚴勅有司內自宮闈服御之用
外而至於朝廷之禮下而至於閭巷之俗無不節之以儉
約之制然後一洗前規定為成法略倣成周四分用三之
制守之以堅苦之心持之以積久之功庶幾寸有所進而
尺有所長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如此十年而民財不阜
民力不舒國用不稍裕邦本不稍固則 臣請伏鉄鉞之誅
以謝面瞞之罪 殿下雖欲赦之而 臣亦不敢承也嗚呼
恤民固邦之說 臣既因 聖旨所及而略陳於前矣至於

使民遠近響應鼓舞風動固結而不可解則又不在此
臣請得以究言之哀公問服民之道於孔子聖人宜以端
本清源之論直指君心而乃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
錯諸直則民不服誠以君心之邪正公私民有不得以知
者而觀於進退用舍之際則其中之所存判然如黑白之
可見而至愚而神者輒以為向背焉聖人之言嗚呼吾哉
善者人之所同好惡者人之所同惡人君誠能好惡以正
取舍以公則彼同有衷彞者孰不懽忻感悅以為已歸乎
是其一舉措之間而感應之神速甚於桴鼓民心既服則
令行禁止惟君所為而危可使安弱可使強天下無難事
矣其或不然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彼嗚然而怒泐然而散者其能威制而
力繫之乎竊見 殿下即作之初登黜進退舉皆有以大
服民志旬月之頃四方風動而獨其銓相除拜之政似不
出於大公至正之道間巷竊言有識懷憂雖以臣之愚極
知 殿下內舉不避親之盛意而猶不能釋然於識者之
憂也蓋其當初季貴所論一紙政章戚里聯名者固為
新政之藥石而臣意猶謂其時大小除拜悉從首數蓋
聖上於袞痛之中但任該言所擬未嘗以一毫已意參入
於其間非有私於此三人也惟其秉銓之臣陰揣 上意
謂必有私清班重地連絡注擬媚悅取寵自謂得計而導
主為非略無忌憚鄙夫情態為可憤耳若其銓相之薦乃

是大臣所擬而其人不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又命加擬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焉 殿下之參入已意任情低昂至此而甚矣不惟臣不能釋然於識者之憂雖 殿下亦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矣其人賢否臣所未知設使前後注擬四五人清名實德盡出其下初政清明不當及於私昵况未必然則其為累顧不大乎有馬援之功則像之雲臺可也 有獲渠之學則登之薦剡可也苟非其人則與其以私妨公不若避嫌之為愈也 殿下迺登元老置之相位自以為賢於受卜則尊之不以貌而以誠任之不以貳而以專然後可得盡其用而乃於為朝廷擇銓約一大除拜不用等言而直任己意若然則獨

運萬幾足矣亦安用賢相為哉 本朝之制三公失權樞密既不得其職則大臣不可則止之義豈但苟充負數而已聞李元翼乞免之請出於實病然恐 殿下之所以待之者亦未必不 殿下於慎始之日已用如此滑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而三司嚙點寂無一言 殿下之廷能為讜論不避權貴者不為無人而側聽累月亦無所聞彼豈以此事為盛舉也亦豈皆其所好哉其心不過以為親愛所辟不可以公道勝耳則吾君亦能莫大乎此 臣竊痛之及其一朕公論僅發於章野之章則彼亦不能自安於法語之言方為辭避之計而 殿下又示以非常之數使之委蛇盤礴尚據其座不識 殿下必任此人有何大益於國家而輕大臣蔑公論之矣一舉而兩得之以重失遠通

之心乎一兩月來國言愈騰至於屈指而數之曰某也常以定策自當而今其子為某官其黨為某官某也常以謂護自任而今其身為某官若以殿下為輕用爵位以為酬報之資者然噫設使其人真有定策調護之功以殿下之明必不為安順桓靈之舉况我殿下簡在先王慈孝無間孰敢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而盜殿下之爵賞乎此其為必無之理明矣而入猶有所云云者豈非以前日之舉有以來衆人之口而形迹所似人情易疑殿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入曉之耶殿下養德潛宮十有七年仁孝恭儉樂善好與之實聞於遐壤一朝正位宸極萬物咸覩朝野拭目想望太平而乃以舉措偏私見疑於

四方今夫一邑之宰其前治不過百里而到任之初一失吏民之心則後雖欲鎮定保合以為善治用力甚勤而見勿甚難况乎一國之大萬姓之衆人各有心而顛望之初未有以厭服之則後日收合之難當如何哉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慮中夜仰屋而長吁者也然臣竊料殿下潛心經訓博觀前史其於是非公私之辨治亂興亡之故察之熟矣豈不知姻婭私昵之布列朝端有累於聖德而非盛世之事乎得非新登大位上下情意未及諳熟而遽遭危疑之變歟然深居不危有疑懼之心遂欲廣置親信以擬急難之用乎殿下之慮或出於此則又大誤矣夫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人主之所以尊

而無對者以其無私也若天有私覆則有所不覆而為不
 大矣地有私戴則有所不載而為不廣矣人主有私比則
 有所不比而為不尊矣日今朝廷百官孰非 殿下之四
 體三宣萬姓孰非 殿下之赤子乎一視同仁以得其心
 則不幸過難孰不為 殿下捐軀者乎示此之圖而顧欲
 台托於數三親信之人則親信者無幾而餘皆為疎遠之
 人矣 殿下之月不亦狹乎 殿下之勢不亦孤乎計無
 過於此者矣且自古戚里之中亦豈無可用之人而明
 王誼辟未嘗有專寵信任之者蓋以此革關通內外蹊徑
 無礙內之可以行毀譽眩是非以蔽聽也外之可以立門
 庭招權勢以作威福於是士大夫之帶利無恥者爭相趨

附競為阿黨排擯異己斥逐忠賢其勢必至於亡人之國
 故也伏願 殿下深惟前失亟思改圖恢弘公道屏退私
 昵廣收人望列之庶位然後圖事立政則詢於朝而不謀
 於家人君以二公為腹心六卿為股肱謀為耳目謀能
 如或內懷猜疑行防察或於細微或察於左右
 便變則讒言必入而隨者日疎濁不可為矣大抵不能謂
 言於公為遠而實緣曲徑以入者皆交構之言人生
 深察而痛絕之然後無偏聽生奸之患况可容茲而導之
 乎 為官擇人則求之於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之流而不
 求諸交通結倚附幽陰之類頃在二十年前士大夫家
 清論垂視若堯已十許年來朝無清議門大開諸紳
 之家能以此事為耻者僅有若干於是宮闈成市各立門
 戶各招貨賂將守令皆有定價爵賞罰不由公道然
 至於詔旨上下去仁義凌利以相持不推下之人不能言
 君上之過舉上之人亦無以正臣下之罪惡依阿端
 續成風以至先王宗年而朝皆之穢濁極矣今亦端

本正於之口若不於絕此路使言聞而然則上大夫懼也
所憤指不知每遺風餘習易至滋蔓難圖矣深可懼也
 天位天職與賢者共之而不敢為私恩之地則日月之更
 萬方咸仰朝廷清明遠近悅服而王化行矣臣聞聖人之
故得此意者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不稱謂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深而竊謂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外應之不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不恒而擊於人之向背如此非乞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殿下殿下
 有進於此者非臣之說乃先儒之說非先儒之說乃聖人
 之說也伏願 殿下勿以為常談死法而遽厭棄之幸甚
 臣聞天下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正則內而
 宮壺外而朝廷近而輦轂之下遠而至於溷土之濱無不
 歸於正書所謂皇建其有極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

此也雖然人心之所以常患於難正者已私害之也而人
 主之心則其受攻於物又萬倍焉故古之聖王兢兢業業
 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未嘗少
 放於軀殼之外以為物引是以寂然未發則鑑空水止而
 萬理皆備感而遂通則隨事順應而品節不差非窮理以
 擇之於先主敬以守之於後則不能以與此也虞書所謂
 精一執中孔子所謂格致誠正克己復禮子思孟子之所
 謂明善誠身其示人用力之方不啻丁寧而 殿下之講
 究於方冊不啻詳且悉矣 臣之淺陋非惟不敢觀縷亦無
 容覲縷獨恐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深宮燕閑之中萬幾紛
 沓之際尊所聞行所知之功或有未至則生處難熟熟處

難忘惟聖作狂或在於一念之間耳伏願 殿下裁決庶務之暇不廢講學之功常以義理澆灌心胸游心昭曠之原不為私欲之累使清明本然之體常在常覺以為處事應物之本而惰慢邪僻不設於身視聽言動一由乎禮使吾之所以治心檢身者無所愧於屋漏則刑家御國之效自然薰蒸透徹無所不及豈不盛哉召公之戒成王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臣讀書至此每歎其忠誠懇惻足以警動幼主未嘗不擊節諷誦至于今日則益知其言之深切而繼之以隕淚也昊天之不弔甚矣人

謀之不臧久矣國勢委靡日就不振如日下山如水赴壑 殿下之嗣守基業正所謂無疆惟恤祈天永命在今日墜失厥命亦在今日而其幾之决特在於敬德不敬德之間 殿下其可自逸乎其可自滿乎其可不敬德乎方天命眷顧之新值人心斲向之切此正先儒所謂因時乘勢有為之會也伏願 殿下惕念而奮發焉嗚呼臣之所以拳拳於 殿下者只此前後二三策而已無他奇計可以仰備採擇然懋聖學以建民極公取舍以服民心崇節儉以厚民生君人之道大略舉矣而其所以片片說出者又無非愛君憂國之赤心惟 殿下察之第念愚忠所激言語撲直忤犯貴近塘揆持諱罪當萬死然苟利於國他非

所敢計也子夏之言曰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念臣數年春坊昵侍耿光消埃無補虛竊寵榮固知無所取信於殿下而純愚抗拙不為邪枉之狀則或有以洞燭之矣伏惟殿下勿以謗訕見疑勿以犯分為誅亦勿以狂妄處之但許優容而已焉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請從祀五賢文廟疏代本道儒生著作

伏以天下之言有關於治道之大而行之無朝夕之效不行亦無立至之禍者時君世主例以為迂遠而不加省納殊不知基業之久促治化之汚隆人心之向背實係於此此前史之所惜而後日之當戒也先王臣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李滉此五賢者乃吾東方豪傑之士也其

學問道德之懿當式於後世繼往開來之功當享於文廟以殿下之明豈不灼知灼見而以此言進者亦可謂萬口之同辭百年之定論矣然而俞音久闕縉禮遲延公議逾激而乾剛益亢臣等竊想殿下天縱睿智日躋聖敬其於五賢之賢必與之心融神會而有不同時之恨則從祀兩廡之請初非逆耳之言而其所以留難至此者殿下之心必以為言雖大而不適於實用禮雖盛而不切於時務格而不行非國之所以存亡置而不舉非世之所以治亂曷若今姑舍此而從事於深漏補弊救目前之急云耳然則殿下非以此舉為不諱特以為不急臣等之所以裹足千里披肝叫閤者誠為此懼也臣等請為殿

下探本而言之夫人之所以能群居而不爭人主之所以能
能以一身臨億兆然而不危者莫非以三綱五常之道
綱紀乎宇宙而三綱五常之所以維持莫非以聖賢者出而
為之匡直之振德之也吾東方僻處海外中華聲教之所
不既而所以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六夫婦婦得免於被
髮左衽者皆箕子之化而箕子之後千有餘年又邈然無
一人能嗣其餘徽則聖學榛蕪世道踏駁而國不能為國
矣幸而天佑斯文鄭夢周倡之於麗季五賢者闡明之於
本朝使孔孟程朱之教晦而復明三綱五常之道斲而復
叙使吾赤子漸仁沐義於列聖教化之中使吾社稷轉
危為安於兵戈寇亂之餘者秋毫皆其力也功在於民則

祀於社功在於農則祀於稷功在於國則祀於宗廟功在
於道則祀於文廟乃古今祀典之所同而殿下嗣服之
後數年之間視群臣猶四體九有微勞小伐莫不有以酬
報之而獨於五賢崇報之典顧以為不急則臣等竊恐古
人所謂輕重舛施者不幸而近之矣自甲辰至于今日歲
月非不久矣自太學至于八方自公卿至于庶民詢謀非
不僉同矣稟彝好德之天愈久不墜高山景行之慕有生
所同殿下豈以此為一二人阿好之論哉聖人之言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今一國
之所好在於五賢則殿下亦既好之矣一國之所欲在
於從祀則殿下何故而不欲之耶俞音一下千里響

應得禮一舉八方鼓舞精神所萃國勢磐石 殿下何憚
二不為耶 無志不通與情益鬱士趨靡定邪說間作裂
裳長往之歎或散於章布之流 聖明於此宜穆然而深
思也 嗣服之初有姑待後日之 教四方傳誦皆知
聖明於此非有所持難持以三年之內有所不忍焉者翹
首拭目行待今日而又有待後之 教四方缺望莫曉
聖意之所在也聖人之言曰如知其非義斯遠已矣何待
來年不義之當已義之當行皆貴於果決而不貴於遷延
如知其義斯速行矣何待後日因循擔閣蹉過盛事實非
臣等之所望於 聖明也 臣等竊聞 聖教有曰 先朝
之所未行今不敢輕議此則出於 聖上仁孝謙遜不敢

自居之盛心 臣等固已擊節而贊誦之矣然以 臣等所聞
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聖繼神承損益因時不務
於必同故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行周公之
制禮作樂皆武王之所未遑如使先王之所未行後王皆
不敢輕議則古今國家惟創業之君方有施措而繼世之
主皆將束手閉口無所獻為矣豈有是理哉况此五臣之
賢 先王之所嘗嘉獎褒崇靡所不至則今日繼禮之舉
乃為繼忘述事之大者不當以輕議有疑也 臣等又聞
聖教有曰上下之間情志既通則雖遠時月有何所妨 臣
等之所敷服未有六於此 教而 臣等之所疑謬亦未有
甚於此者也易曰鸞鳴在陰其子和之夫子繫之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負如蘭如此然後方可謂之
交孚矣今於尊道重事上下相持不相聽信徒假借以色
辭而謂之情志既通臣等之所未聞也况情志不通則道
猶有空既通而不行則又何所望亦終不行而已臣等之
疑鬱安得而不滋甚乎伏願陛下深息五賢之功當與
於俎豆洞察群下之情舉切於尊道上以盡善繼之志下
以貽燕翼之謀使聖賢之道中正之學如日中天萬邦咸
仰亡有定向人無異師邪說者不得作則吾道幸甚國脉
幸甚臣等嶺外人也僻處深居淺學謏聞雖於五賢之道
無所發明而緇衣好賢之誠亦出於天賦之彝引領明
時傾耳盛舉而近聞賢關滙血之章十六上而不得命

極知草莽之言不足回天日之聽而區區愛君之誠不
忍遂默不言如蒙聖明特賜垂納不以踈賤而忽之不
以迂遠而棄之則臣等之說行臣等之說行即太學之論
行太學之論行即五賢之道行賢關多士必不以奚為後
予致怨於聖明矣情迫辭蹙不知所裁伏惟聖明留
神澄省焉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三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笥

王堂論旱災劄 癸亥

伏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遇之而懼者常與狎侮而自肆者常止此天道之所以不愆而往事之可為鑑戒者然也頃者 國運中否政昏刑亂八路嗷嗷皆懷離散之心而 宗社之危不啻如綴旒幸賴 殿下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撥亂而反之正行權而合於道不終日而會朝清明表著彞倫剷除兇穢凡苛征虐斂民所不堪者悉罷去之是宜和氣應之休徵畢至而柰之何旬月以來亢陽為灾四野焦乾種不入土以貽 九重宵旰之憂一

禮十行丁寧懷惻臣等伏讀仰歎反覆深思實未知其故也此必天心仁愛 殿下之厚欲令 新服之德粹白無瑕更始之化臻於至理不待政過行失而先有以警戒之使益自竦動不敢有自暇之心也然則 殿下之所以欽承報答者寧可以不用其極乎古人之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避殿損膳主璧薦禱者其文而嚴恭寅畏側身修行者其實也今 殿下於其所謂文者既已不待政院之啓禮官之請 裁自宸衷次第舉行而 晉接之筵 玉色不滿命令之降勤恤屢形臣等又有以知 殿下之心尤篤於其所謂實者而穆然深居之地中夜不寐之際其所以憂勤寅畏者當有益深焉者則是心豈不足以享天心

而弭天災乎臣等昵侍 帷幄職在諷議今不欲廣引前言泛論時務以為佈塞 明旨之地請但因 殿下所已行者反覆推論而以純心之說為 殿下獻焉夫出治之本在於修德而學有緝熙聖敬日躋則 殿下之德不可謂不修矣為治之要在於立志而夙夜勵精圖升大猷則 殿下之志不可謂不立矣政莫急於求賢而寤寐豪英列于庶位則 殿下之求賢可謂勤矣事莫先於定計而協同 天將志在修攘則 殿下之定計可謂斷矣意諭色授四方風動則紀綱振矣苞苴不入請託不行則宮禁嚴矣好惡無私賞罰當理則倖門閉矣喜聞逆耳舍己從人則言路弘矣凡此數者皆帝王之盛節而自古人君

常患於欲為而不能有始而無終者其病皆在於心不能
純所謂純者一而不雜之稱伊尹之所謂一德中庸之所
謂誠是也一於真實而不雜以虛偽則不患於不能一於
悠久而不雜以間斷則不患於無終今 殿下既有其始
矣第未知燕間蠶護之中清明應物之地果能一於真實
而無一毫人偽之雜乎此則 殿下之所獨知而非臣等
之所得與也所慮者德崇學進常在於真積力久之後化
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則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
能保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常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
之規模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 殿下之所以求賢定
計者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姦民已有玩法者

則紀綱疑於或弛矣禁闈之嚴而女僕得以通行則宮禁
疑於或廢矣雖裁抑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從諫如流
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論他日而 殿下之秉心已不
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
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者
甚可畏也竊念 殿下沉晦閭闔志存匡復其所以動心
忍性喫辛耐苦者必有人所不堪而卒能旋乾轉坤延續
大命者無他純心之效也管仲以毋忘在莒願於齊桓 臣
等之所願於 殿下者亦若是而已伏願 殿下堅固刻
厲執德不移勿以己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毋
怠近效持循不已則自然 聖德日新治化日隆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雨暘時若百穀用成民安物阜之效可馴致矣豈不休哉嗚呼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朱子之告孝宗曰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烈胥胥不復有所歸心矣誠以人君正始之初萬物咸覩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於是焉而不能奮發剛毅大有敵為則亦終於委靡而已故也然則 殿下之今日豈不為大有為之會而不可失之時耶若或因循放過漸成玩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如流事機日遠萬計茫然無一事可酬夙志則不惟 臣等為 殿下惜之千載之下亦必有為之求歎者矣惟 殿下深留 聖意焉抑臣

等又有所竊憂焉天高地下勢甚隔遠而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故能化生萬物而歲功成焉君尊臣卑位甚懸絕而君道下濟臣道上行故能情志交孚而治化成焉古之聖王智出庶物而聽於芻蕘未嘗有任聰明獨御萬幾者正為是也竊觀 殿下英明之質冠古無倫高居下臨或有眇視臣隣之心則雖不期於自用而必有自用之患終至於賢者日退而面諛者日至此亢龍之所以有悔而 臣等區區之慮不得不預為明主危之周子之論治道曰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臣等之論實出於此惟 殿下澄省焉則幸甚

王堂議廢庶人劄

伏承 聖旨因大臣 啓辭令宰臣三司議廢東宮事者
臣等竊念鞠憲事體至嚴且密外朝之人不得聞知若果
叛形昭著外應現出則斷以大義在所不疑設令端緒未
明證佐未具而鑿地逃躲之狀極其陰兇此廟堂臺諫之
所以請以義斷者也臣等雖無狀愛君憂國之心不後於
人不致有他說但念論罪而必當以常刑者義也好生而
欲全其軀命者恩也義者出於臣子憤疾之同心恩者發
於 聖明惻隱之至情臣等伏觀昨日 答兩司之批丁
寧懇切字字由衷至引廢朝事為戒臣等衆首莊誦感極
而繼之以隕淚也當初 聖上之所以處之者極其仁恕
苟有人心者固當銘肝鑠肺感戴生死肉骨之 恩之不

暇而乃反作為陰計自重其罪至於如此此乃所謂自絕
于天者而 聖上仁恕之心愈往而愈篤但知仁愛之在
已而不知罪惡之在彼 王言一發四方誦之信史書之
皆將曰彼之稔惡也如此而 聖上之施仁也如此豈不
為盛德之事而千古之叢談乎臣等忝居帷幄職在輔導
且與外廷諸臣各自獻議者事體不同謹具劄以進

王堂乞遘疏

伏以聖人稱辭之德曰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而用其中所謂兩端者非指善惡二者而言若然則是就善
惡之間用其半上落下底道理全不成義理全不成說話
矣蓋義理無窮而人之見識一何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考見之謂之知隨其所見各自為說雖所論皆善而大小厚薄之不學理所必至此所謂兩端而惟能於衆論不同之中准之以在己之權度擇其善之至者而此其所以謂大智也 臣等竊觀公之論廢人怪者其說亦有兩端焉其一以為 聖上於經仁恤之經其元亦唯處之以不死而已則為怪之道所當撫躬啣 恩感戴 洪造視圖離如廣廈以沒其齒而乃掘土穿穴跳出其外以為逃竄之謀正使兇計無他只在偷生其負 恩亡命之罪自有其律不可縱捨此兩司之論即士師執之之義 臣等固未敢以為非也其一以為周官八議有議親之文今怪雖非同氣猶是天屬不可謂不親使其外應現出叛狀昭著則

固無議為若一於亡命苟活而已則用法之際容有所議此或者之論亦三代議辟之道意 臣等亦未敢遽以為不是也 臣等見理未精本不足以折衷群言而亦嘗為 殿下反覆思惟水所以盡道之方則當初 聖教所云發於天理之真切合乎人心之所安超出常情利害之外同符古言帝王之事此則 殿下在己之權度而為至善之所 在餘皆落在第二義矣 臣等區區之慮竊以為 殿下今日用中之道實在於是故前日獻議之時不敢於 聖教之外別立議論終始以將順為辭其心蓋欲以第一件事 增於吾 君父也論者又謂異日意外之患不可不慮此則固出於憂國之遠圖定命許謨非 臣等造腐所敢輕論

但以為理推之則天眷 聖德昇以大命反正之日市不
易謀此豈人力所及而十年憔悴之民膏血已竭須臾無
死得見今日有如倒懸之人安卧於枕席之上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生民之六情也孰有病風狂易之人出萬死一
生之計背父母而從仇讎哉變故之來雖不可逆觀而求
之事理似不如此為今之計上下同心大小協力經治庶
政戢靈小民使朝廷尊重邦本鞏固而精神折衝於千里
之外則雖有兇猾之輩自絕覬覦之心竊恐廟筭之所以
計安社稷者莫患於此而他非所深憂也大抵兩司之所
以固爭者法也 殿下之所以不忍者仁也斯誠所謂各
盡其道而臣等所職又以從容諷議密贊 聖德為事其

事體與兩司不同故今不敢輒為斷義之論以變前說竊
意二論不可相無並行於天地之間自不相妨而今聞兩
司之意以臣等久不陳請為非云臣等欲言則有乘初見
終嘿則又違舊規前跋後靈不知所出伏惟 聖明天地
父母深加憐察曲賜陶鑄許達臣等職名無令久叨 帷
幄以全公私不勝幸甚

弘文館八條劄

伏以天下之事有本則必有末有本而無末是為源盛而
流涸也天下之事有實然後有效無實而有效是為表曲
而影直此皆必無之理而愚智之所共知也恭惟 皇上
殿下恭儉憂勤勵精宵旰半歲于茲而上則天心未豫灾

異屢現水旱隔并星緯愆行下則民情愁怨殿屎方聞都
下數驚閭井騷然憂虞之象日著治平之效無期是何
殿下之畏天勤民若是其至而符驗之應於外者乃不以
休和耶臣等愴然而歎恍然而惑實未知其故之所在也
雖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仁者之事而聖人之訓也故
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以此而論今日之
事則意者 殿下之所以立本務實者必有所未盡其道
也臣等昵侍 帷幄職在責難蓋嘗為 殿下深憂熟慮
思所以贊襄 聖德者而得八目焉悉皆根本之論切急
之策應病之良藥而於機務設施之方則有所不暇及焉
一曰立大志凡人有所猷為志必在前而為之鄉導故有

其志則成其事無其志則蕪其功志有大小而其所成就者
亦隨而大小焉此志之所以為一身之帥而為萬事之綱
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
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呂氏曰仁不如堯孝不
如舜學不如孔子皆自棄也朱子曰立心之則當以盡者
為準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法此臣等之所謂大志而稱願
於 殿下者也竊念 殿下志存匡復運啓重恢立彝倫
於既斃存 廟社於垂亡 殿下之所成就已不可謂不
大矣然此特事功耳於德業則未可擬也伏願 殿下奮
發乾剛卓立此心進德則必期於作聖致治則必期於雍
熙翕然以古音帝王為則而不以漢唐中主自待如佛氏

之所謂發六顧將家之所謂建大業然後又須辦得堅忍之心硬著脊梁必要擔荷立定脚跟不要退轉發一令則必先思之曰聖人亦如是乎處一事則必先思之曰果合於聖人乎事無大小動皆求合於聖人不敢有一毫放過則是亦聖人而已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臣等於晉接之際每以此言進而聖意退託不肯擔當此固出於謙光之盛德然亦竊料殿下或未必不以為腐儒之言迂遠無實不可底行云爾則是殿下立志不高雖有睿智之資超越之才不過為循常守文之良主牽補架漏之治道而止豈不為大可惜哉惟殿下抗志而遠圖焉曰懋聖學夫人心之動易流而難保道心之發至微而難見必

也精以擇之於將發之際一以守之於既擇之後使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萌日用之間無一事之不得其中此舜禹授受之微旨而萬世治心之要法也千聖一心百王同法舍此之外更無他道而至傳說必以學之字反復於其君者豈不以學于古訓然後擇善執中之功方有所攷據而持循也耶旨哉朱子之言曰夫學固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亦無以為學識以研窮義理辨別是非以為去取於審幾應務之際者不能不資於此也而况人主一身與羣布不同萬幾之暇燕閒之中苟不捨去紛垂親近書冊則衆欲之攻心者左右而至矣豈不危哉殿下臨御以來口接臣僚講論經義商確治道不以盛暑而廢微恙而輟

殿下之於學可謂篤好矣獨臣等之所慮者一是下寒
之執或相妨奪反躬體驗之功或有未至耳伏願 殿下
講學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虛閒靜一之中戒懼之心
無少間隙幾微萌動之初省察之功務益精審應酬之際
必要一循天理以驗講論思索之力應酬之後必要心地
虛靜以為學問辨之基如此不已則自然行解相資動
靜交養博文約禮之功無所偏廢而舜禹精一之傳庶有
以得之矣三代以下非無明君英辟為世所稱而不講於
聖人之學故一時所為雖或偶合於道而規模布置畢竟
卑近而無足觀矣惟 殿下為戒而自勉焉三曰重宗統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稱所後為父母而服齊斬三年稱

本生為伯叔而服不祫期此非薄於所生也誠以既為之
後則受重之義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不得不為
之隆殺也至於帝王之承統則受宗廟社稷之重為億兆
臣民之主其義之重又萬萬於卿士家大宗之後矣故前
代帝王以旁支入繼而尊奉私親稱皇稱帝者率皆見非
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宋英宗則賴一時正人司馬范呂
諸賢能據經守正痛排異議遂以皇伯父稱濮王以王子
宗濮襲爵奉祀乃為得禮之懿而我 宣廟追崇 德興
之時亦倣而行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
則與此微有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
稱不可亂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既已稱祖於 宣廟

而自稱為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而自稱為子未有嫌偏之
礙故禮官之議請於 親祭或遣官時稱考而不加皇字
自稱稱子而不加孝字餘皆遂用 宣廟時例此非禮官
自為臆說也蓋司馬公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
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呂公著亦
曰宣帝以兄孫嗣祖統故稱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也
此正與今日之事相似而可以為明據故禮官建議如此
而 殿下從之其於尊重宗統崇奉私親之道兩得而無
所失矣其時論事之臣猶執稱為伯叔之文而以稱考為
非且曰當以 宣廟為考此則未然凡立後者必以子行
為後昭穆不紊故得稱所後為父母所生為伯叔宋英宗

我 宣廟之事是也今 殿下既是 宣廟之親孫則何
可稱考而稱其祖乎且若稱 宣廟為考則 大院君當
為兄矣何得以伯叔稱乎明臣所謂漢宣帝若陛一等而
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者真確論也且宣帝
初稱史皇孫為悼考則先儒未有貶議其後稱皇考然後
泥鎮議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程子譏其亂倫失禮今
既避 宗廟之稱不加皇字則於大宗之統未嘗合矣既
無兩考之嫌而必稱為伯叔則父子之名終無所施 聖
教所謂豈有有祖而無父之理者可謂一言而斷一矣然
議臣此論雖有語焉不詳之病而其於正統不可干之大
義則截然而難犯矣 殿下未可以少之也竊念 殿下

英明冠古學識超詣其於公私輕重恩義屈伸之間灼有
定見斷無可疑獨臣等所慮者則有之焉程子之論濮議
有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務為巧飾欺罔聖聽則陛下之
心無由而悟今雖公論已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
恩固寵巧飾欺罔如程子之所憂者乎萬一奸人倡為邪
說曰生育之恩不可不致隆宗廟之序不可虛一世以動
聖聽則此真所謂以小宗而合大宗之說而天地之常
經亂矣嘉靖年間張璠霍鼐桂萼席書之徒鼓作邪議肆
為眩亂遂以世宗所生興獻王稱考稱皇帝反以孝
宗為皇伯考其顛倒繆戾變易天常莫此為甚邪說之可
畏有如此者然亦世宗之心徒知生我之為恩罔念繼

統之尤重故奸人得以中之耳此誠萬萬非所憂於聖
明之世而區區愚慮不得不預為明主言之惟殿下堅
定而明察焉四曰盡孝敬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
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此帝王之孝也然聖人之論孝不以
能養為貴而以能敬為大所謂能敬者引之於善諭之於
道有過則諫使無陷於不義如舜之變象齊粟使瞽瞍允
若者是也竊念反正之日未遑他事即遑在廷躬朝慶
運位號既定則備禮奉憲備物以養凡所以悅豫其心者
無所不用其極殿下之孝可謂至矣然臣等竊聞近日
政令之未盡善者或出於曲從慈教有不得自由云臣
等不勝驚憂亦嘗以宛轉幾諫之意屢陳于榻前而未

蒙 允許臣等固知 聖意之所在也十年幽閉之餘
享長樂之養今何忍違拂其心以失其權此 殿下仁孝
之至情也曾子之命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此而言則 殿下
之於 慈殿可謂能養而不可謂能敬矣且如元帥之請
耕蓋田以為軍餉禮部之請減嘉禮之踰制者以省經費
刑官之請治作挈宮奴以祛民瘼皆出於軍民國家之大
計以 殿下之明豈不知輕重之所在而獨以不敬違之
一念不能為以德之愛大孝之事臣等竊惑焉近聞有人
於驪州境上當街打人曰汝雖死我不怕雖 主上無如
我何聞者駭而審之則乃 慈殿宮奴云此豈 慈殿之

所知而其驕橫之 將殺人於白晝而無所憚矣豈不為
大可畏之漸乎若此不已則國人皆將歸怨于 慈殿不
敢言而敢怒 殿下寧可以小不忍而忍 慈殿之得罪
於百姓乎惟 殿下盡敬而大其孝焉五曰納諫諍天下
之患莫大於直言不聞直言不聞則鹿馬易形於前而君
莫知之矣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世之人君能
知畜君之為愛君者鮮矣訑訑之色拒人千里謗謗之言
如水投石注土日遠誦人日遠終至於危亡而不救不亦
可哀之甚乎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殿下無鑑
於古昔而鑑於廢朝之畜足矣竊觀 殿下寬仁而愛士
思深而慮遠其於聽納之際不憂其忤格矣然聖人之言

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悅乎經
之為貴悅而不經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此聽言之
要法也 殿下於進戒之言正事之論率皆雍容酬答未
嘗有厭惡之意頃日 慈中天語丁寧曰人主之聽諫固
難人臣之進諫亦難大哉言乎殆聖人置鼓立木之心也
然而退省於政事施措之間則終未見有翕受敷施之盛
風速雷決之美夫不從不悅則猶有可觀既從而不改既
悅而不經則終無望矣此聖人之所以不能如何深可畏
也惟 殿下聽言而底行為六曰公視聽人君以藐然之
身居深宮之中御兆民之衆應萬幾之煩其聰明知慮勢
不能徧察而周知故設為三公六卿百執事以治天職而

又置諫諍之官以為耳目使天下之事無不輻湊於吾之
視聽此聖人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之道也後之庸君不能
公其心思慮其聰明必置私人以寄耳目所謂私人者非
必嘗言言妄也或以戚里或以便嬖尤可以順適吾意無
所違者皆是也始為親近之終為信任之以為是真然
不欺我者又知親信此輩本非正道必為公朝直論之所
不容故私為躡逐密相咨訪彼以檢邪之心倚幽陰之地
亦何所不至或變亂曲直揆易忠邪惟快己意之愛憎不
顧國家之安危端人正士識微者素身而退謾謗者奔迸
而出朝廷為之一空而國隨而亡古人所謂偏聽在茲獨
任成亂者與之謂也孔穴之多莫甚於廢朝故巨管痛陳

於講說之際以為先事之規初未謂 聖朝亦有此事也
及後聞 慈臣之啓則以為外間之言故不由喉舌而得
達於 聖聽銜若之間已有竊議而私憂者云嗚呼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必傳說之訛也萬一有之則是天未
欲三治我東而使 殿下尋已覆之轍也豈不痛哉記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是三者以勞百姓此
之謂三無私惟 殿下公聽而並觀焉七曰嚴宮禁三化
之成必本於內治君德之累莫甚於女謁歷觀前代理亂
之源恒由於此可不慎哉夫深宮固門閤守守之內言不
出外言不入此古者士大夫之家法也况乎君門九重肅
穆如天布以象魏守以虎旅而君處其內焉門曰天門宮

曰法宮地曰禁地此豈此入賤雜還之地哉十餘年來
內治無法關門之外男女駢闐苞苴者往焉馱載者入焉
蓋不惟貴戚之家僕隸之臣得以交通貨賂雜進珍奇下
至閭閻市井賤嫗醜媪不問菜果魚蟹微細之物苟有所
賞悉無所阻終至於政由賄成刑以貨免官方淆亂法紀
頽廢无可駭者私家女僕宿留於大內或妨故樂喧咽於
掖庭百年凝嚴之地變為醜穢之場嗚呼尚忍言哉 反
正之初首聽章諫之言嚴禁女人毋得出入悉罷選上各
歸郡邑宮門肅然望之難近此正始初清明之一大政也
曾未數月遽有信符通行之 命雖知出於 慈殿之意
而識者固已憂之矣頃聞臺輜縣轡其從如雲出入翩翩

略無呵禁道路之人駭目驚心以為廢朝之言何為復見於今日耶臣等私竊痛傷前日 筵中雖蒙 聖慈委曲開譬而終未能釋然於心也數日以來竊聞廢朝官人復有宣綵入侍於 慈殿者云使此言而虛也則 臣等雖有妄言之罪而於國家幸矣使此言而不虛則 殿下之官禁不幾於無法而未流之弊可勝言哉惟 殿下深察而痛防焉八曰鎮人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謂固者安而不搖之謂也人心一搖則國無所依故曰慘於敵國之變誠以內潰之禍甚於外侮也然邦本之搖有二因焉力竭而不支則搖心懼而不安則搖猶病之有內外因也竊觀今日之勢外方之民力竭而不支京師之民心懼而不安

豈不汲汲然殆哉十年塗炭之極蘇息未久而適值大無之歲又有調六時糧不得已之徵發力竭而不支固其所也獨其會朝清明市肆不易是宜民心懼悅按堵樂生而乃反驚懼脅息而不能自安其故何哉 臣等亦嘗深思而得其說矣夫天命人歸有廢必興自是常理而愚下之民不知帝王之有真徒見變革之甚易不能無驚動之心而其間或有兇悖不逞之徒私為犯上不道之語如前日就戮者之為民安得以不驚且懼耶鎮定之道無他亦推赤心置人腹而已頃於治逆之日其情迹之疑似而不明者悉用曠蕩之典歡聲震遠近風動自是以後人心帖然此是一大明驗也 臣等愚意撥亂之初人心未定讒察之

舉實出於防患之遠慮在所不已然若久而不罷則是當
疑以待民也竊恐人心之不安亦未必不由於此也詰姦
懲刑暴亂自有司寇主之而國家又有捕盜廳足以讞察
非常有其實而無其名不亦便乎惟 殿下長慮而善處
焉 臣等俱以迂踈不識時務凡此所陳非有奇謀異計只
是平日常談而區區愛君之衷猶自以為食芥而美故不
敢外此而為說焉誠願 殿下勿以尋常而忽之則一得
之愚安知不有益於聖人之智乎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知今我初服 臣等之拳拳於 殿下者亦惟此耳伏惟
殿下留神而澄省焉

玉堂論火異劄

伏以盈天地之間二氣而已而陽大陰小陽尊陰卑陽淑
陰慝陽生陰殺雖其對待之大分兩立而不能相無而至
於流行運周之際則必其大而尊者常勝而小而卑者常
下勝淑而生者常盛而慝而殺者常微然後為得其道而
無陰疑必戰之患有品物生殖之功焉然而陰陽不能自
和必一時主張世道之人有以盡其調變之方然後乃能
致之此裁成輔相參贊化育所以為人君之職而聖人之
極功也迺者日虹之變極為驚懾雖不知其事之失有以
召之亦未知將來有何徵應而以理推之則日為衆陽之
宗虹是滯沴之氣甚尊卑淑慝宜莫與抗而正當方中之

暑直射橫貫之輝陰盛于陽莫甚於此豈不大可畏哉竊
念 殿下臨御以來宵旰憂勤罔敢違寧施為注措無大
闕失而前史罕書之變遽見於今日 臣等既憂且駭莫知
其故之所在也雖然天道不福變不虛生諉之遽然則慢
天也而不可為也意者深宮蠶渙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
乃敬畏之念乍弛而宴安之心漸滋或有入所不知而天
已降監者乎此則 殿下之所獨知而 臣等雖昵侍近密
亦有所不得以窺者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甫出王又曰上
帝臨汝無貳爾心伏願 殿下遇災而懼反躬深省益篤
其嚴恭寅畏之誠使本源之地澹然清明無一點私邪之
念得以蟠踞於其間積久純實無少間斷則予思所謂戒

懼省察之功極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蓋子所謂正心之效
至於陰陽調而風雨時者庶幾可致而今日之變乃為天
心仁愛士成 聖德之事豈不休哉嗚呼天人一氣本無
彼此感應之速甚於聲響而入主之身與天為體上下流
通之妙又非凡人之比其於日用動靜之間慎其所以感
之者尤當無所不用其極也凡善者皆陽淑之類而以生
育為德凡惡者皆陰慝之類而以殺伐為事故古人之言
曰一念之善慶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蓋言陰陽
之氣各以類應而念慮之微不可不慎也由此推之則一
念之不善一念之白虹也一事之不善一事之白虹也雖
無謫見於天者已為可畏况有之乎伏願 殿下慎之又

慎如臨淵各自衷至表自微至顯惟一箇善字是務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則天地陽和之氣寧不以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今日之事可言者非一而臣等不敢毛舉以贊應天之實惟有 殿下一心乃為萬事之根本由是而悅豫天心由是而鞏固邦命民愁可以紓兵怨可以解無所用而不利此乃提綱挈領之論而臣等之職不當舍此而為言故終始以敬畏之說為 殿下惓惓焉惟 殿下勿視為常談死法而深加惕念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應求言劄 甲子

伏以臣於前月初聞有白虹貫日之變不勝惶駭謹與同

僚詣本館上劄略論天人感通之理遇灾寓畏之道冀贊 殿下應天之實旋奉 明旨令大小臣僚各言闕失手札十行丁寧慄惻憂懼省躬之誠溢於言外 臣伏讀再三感激于中思欲殫竭愚衷以答勤教而才識凡庸智慮淺短累日沉吟搜索宵中卒未有嘉謨竑議可以上禔 聖化下益時務者亦以終年 經幄日蒙晉接九 袞職之或闕時政之或失耳目之所得心思之所及隨事盡言未嘗有隱蓋已罄竭而無餘矣故不敢更有觀縷以為重複之言而中心耿耿猶有所不能自釋者焉乃於前月二十七本月初一等日日官又以此變上嗚呼薄蝕雖慘猶有常度躋以遙冷候于大陽謫見於天莫甚於此一之可畏

况再三年况於月正元日三始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于聖衷也竊想 殿下穆然高居愀然深念有如渡河之人中流遇風四顧茫然未有涯際其所以望助於人者蓋不翅大聲而疾號矣於此而默無一言則 臣為恐人而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試因常日所陳於 榻前者而申復之誠以外此而無他奇策也 臣聞天道遠而難知人事近而易見故曰善觀天者觀於人前日 聖教所謂人事多愧於下天譴宜作於上者真知本之論也 臣竊觀今日之事有可以病民而召怨者固非一端其初皆出於 聖君賢相改紀圖治愛民憂國之心耳何嘗有一毫厲民之意哉特其

施行無漸而過於狃遽節目不簡而傷於煩碎如裁省大同二局之設意非不善法非不密而變易舊套排置新規愚下之民安於習熟駭於創見固其常情而利不十而變舊雖識者亦憂其蹉跌法未及行而睚眦者半一國民情始不安矣至於蕩滌逋欠尤是仁政之大者而該曹於事自磨鍊之際不思他日可繼之道而一切蠲免要以悅民心 御史宣諭之日父老軍民鼓舞懽躍如解倒懸而其後卒不能盡如其言如軍士價布匠人價布不計流亡絕戶並皆次第催捧民情又失望矣竊念今日民生新離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臍上一息延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欲望其禁衛完實有

同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况又攪動之以搖其精困苦
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溢然而斃乎撥亂之初謂宜與
之休息務為寧靜姑勿大有作為但為補塞罅漏之計今
日除一民瘼明日改一弊政譬如治絲解結則止譬如引
水決壅則止得寸得尺漸入佳境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
待其呻吟稍定財力漸裕然後易輟改局之事方可徐議
而今既謀始不審未免於攪動之矣已展者雖不可縮稍
裁濶狹毋為一切之法以困苦之則回生起死之效庶有
所冀少遲則無及矣近聞廟堂議於今春所收大同米八
斗內量減半數云此則臣之所願稍裁濶狹者幸莫甚焉
而願臣所慮者則有之焉中外行用木布並依 祖宗朝

舊式以五升三十五尺為準既有成命而旋為該曹所持
沮格不行外方軍士價布不滿七八升四十五尺者既到
還退 恩旨丁寧許令收捧而終不得納必出月利改備
然後納之云嗚呼此何等政體耶竊恐今日量減米斗之
議或為駭曹所格復如前日之為則刮毛龜背豈不得成
而穀已穿矣豈不危哉 臣頃聞張維之言則湖南之民瓶
粟已罄春等所收雖三分減二亦難辦納云此非民心頹
悍故逆官令實緣上年旱澇相仍凶歉太甚飢寒切身大
命已近故也伏願 殿下急召大臣與之商確度民所堪
或中分減一或三分減二寧使國用未裕毋令民力太竭
畫為定數明告中外以應損上益下之義并與木布升尺

悉依前日成命斷然施行更無沮格之患則目下寬民之效可立見矣臣又聞往在廢朝其晝夜經營費盡心機者惟在於土木一事而他如租稅軍資等惟正之供則置之相忘之域當時度支之官日見培克之輩馳騫四出恣為橫斂不忍并督常稅任他早晚以故辛酉條三手糧壬戌條稅米三手糧並皆未納而至于癸亥則並本年條所納叢沓於一時矣夫以一歲之收供三年之入雖在豐穰亦所不堪况當大無之年乎此甚於曩時之怨所由而起也嗚呼宵旰憂勤念切惠鮮蠲除苛暴亦非不盡而攢眉搔首怨讟朋興聞者拂然謂為民習可惡然若徐究其情則可為惻然而非可怒也今夫暑雨祈寒天序之常事而亦

惟怨咨者誠以所仰賴者惟有君耳况乎水火餘生遭逢聖代澤未及究先竭其力望仁深故歸怨速乃其必至之理古人所謂人不怨暗主而怨明君者是曲盡人情語也至於管餉之遣只是調度之換稱移粟為名適行質穀之實事則朝廷處置亦未為無以取怨也目今春和已屆東作將始枵腹望哺之民未聞賑貸之議而徵租之吏日來扣門欲供無資不供則鞭笞見骨決勢轉徙之外必無上策嗚呼野有餓莩山有盜賊此豈聖世之所宜聞哉臣愚竊願亟講節用之策以行薄斂之政可乎國之大事無過於祀而聖人猶曰凶年祀以下牲則其餘宜無不殺者矣請令廟堂反復商評已經裁省之外又行裁省上自祭

享御供之需下至百官廩祿百工稍食悉皆權從減少至於汰去冗員之政朝廷蓋已講究纖悉而各衙門軍官猶不在其數臣意邊警乍緩民志已定扈從留都大臣及體察使諸大將軍官亦限秋成並行權罷然後通計今年合支之數當用幾石又取京中及兩湖諸倉已捧之數通計幾石若或收支之數與之相當則諸般名色應捧而未捧者並皆權行倚閣雖癸亥條稅米亦姑住催以待新穀其中不應收捧而尚掛文簿者悉焚其券使貪官汚吏不得憑依假借為國歛怨則德音所暨遠通風動寔謳吟為歌舞只在一轉移之頃耳竊料今之議者見臣此論必以為書生大言不達實用雖殿下亦未必不以為迂矣然天

之所生只有此數盡入於官則民失所一張兩葛榮之變何嘗不生於飢餓乎夫催科之與撫字勢相妨奪故先民有言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今臣所論實本於此蓋欲聖明於催科中行撫字之政也惟殿下加之意焉至於軍旅之事臣亦憮然然臣前復所陳無大徵發姑為設險自守之計召募土兵以除南民遠戍之苦者蓋為千慮之一得聖意亦甚然之而特以我國進退制在天朝故不能施行遂致行賈居送千里驟然往者已無可悔若或今年又如此明年又如此則此正未及交兵而內自潰之勢也今既毛兵形勢必不能責我以協討則臣之前議容或可用此則七係除民疾苦安固知本之一大機關

故不得不並陳於今日非欲論兵又是保民之說也嗚呼
 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父母之心子憂亦憂子喜亦喜
 竊料天之於民亦必如此前項數事既為民病則乾文之
 不寧安知不由於此乎故臣敢以寬民力一事為悅天心
 之本雖是陳言實有至理惟 殿下加之意焉臣竊伏惟
 念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內蓋不啻八九現天
 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復而昏迷天象益肆狂戾竟至於
 為天所棄自速顛隳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蓋昭然矣
 今 殿下既有寅畏之心矣又有憮惻之言矣然又必有
 不忍人之政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憮惻之
 言不為口惠而方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矣惟 殿下純

實真心不懈于終始焉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伏願 殿下以近事
 為大戒而同道於商宗周宣則 宗社中興之慶臣民太
 平之福豈勝幸甚病伏私室心懸 黼座危襟所激言不
 能擇惟 聖明裁察焉

王堂論梁德允劄

伏以天下之事有涉於細微而關於大體者如今日法司
 所論梁德允之事是也夫德允賤隸也何足以汚法司之
 筆而論之不置者誠以所損於 聖德者非細也德允所
 犯巨罪雖未得其詳而聞巷竊言至以為愛彌復生蓋慶
 慣之辭也法司之官秉法不搖直加囚禁彼於 殿下之

私人尚能不饒如此况其餘乎謂宜 聖明深加嘉獎許
以強項使公道有所恃而大行作奸者有所畏而不為而
今乃大失所圖除刑決杖之命遽下於規例之外夫刑之
輕重視罪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而止而其柄在有
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而有所指揮使輕者重而
重者輕也 殿下於此既不免廢法之失而日月之食人
皆見之矣及其臺諫有言翻然改之無所吝惜付之有司
而已不與焉則日月之更人孰不仰而遷留累日不賜允
俞 殿下於此又不免拒諫之歸矣禮曰君若立於無過
之地者也惟如此然後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
一諫而不肯自立於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於私意

而正家及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臣等竊為 聖明深
惜此一著也諸葛公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之論深得治體
而宋夫子亟稱之以為合於周官之法度 殿下平口誦
此豈不歎其公平廣大之肯次憂國切至之忠誠而人在
眼前不能割舍事到手頭便成錯繆竊恐循此以往將有
無限不好事而臣民之仰戴 殿下思見平明之至治者
無乃或歸於左乎臣等於此又有所大懼焉萬一有復於
殿下曰尊為民主不得一事自由寧有是理婉辭微說
以陰移 殿下屈已從諫之心則是導 殿下以自用而
他日肆然人上莫之敢撓之患自此而始矣為今日德允
董之地則可謂得計而於 殿下宗社生民之計則豈不

大誤乎伏願 殿下卓然自立穆然深思知順忘之言乃
為疹疾而通耳之論實吾藥石事無大小不憚於自屈則
大舜之舍己從人亦不過此豈不為盛德事乎臣等俱以
庸陋不足以輔養 聖德而職在論思不忍納 君於有
過之地而緘嘿不言以負知遇之恩區區一德允之事尚
不能動則臣等實亦無面於咫尺之地矣伏惟 聖明垂
察焉

玉堂處置兩司劄

並引嫌而退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宰相待罪此
諍臣風采所以為國家之元氣而紀綱之所由立也諸葛
武侯之言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

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隨事胥匡以廣忠益此政今日
大臣之所欲聞者也廢朝十餘年來懷諫自用喜同惡異
一時嗜利無恥迎合苟容之輩布列臺閣但以隨聲和附
為事君上之非莫之敢矯終至於上驕下諂言路塞而禍
階成嗚呼可勝言哉 聖上臨御之初恭以接下聽言如
流諫諍之臣各有奮勵明目張膽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為心其間雖或有微細風聞未免失實者豈可因此一例
揮斥有同見噎而廢食乎人主之可畏者惟在於臺諫若
有一毫輕視之心則亦終無所畏而肆然自聖之患甚可
慮也 殿下近日舉措微似有此兩司所謂弛弛之聲色
不惟兩司憂之 臣等亦憂之久矣目今喪亂之餘尤當翕

受敷施以盡衆論使言者各效所見不宜靳固沮抑以鬱其氣也頃日憲府所論切非不度可否之發而一聖批之下過於嚴峻至以立異於大臣為非臣等恐子思之所憂於衛侯者不幸而近之矣兩司之官但有盡職之事本無可避之嫌請大司諫張維寧令李潤兩權鑊持平李基祿獻納鄭百昌正言李啓榮並命出仕

恭上議禮劄言宣正月

臣等伏聞禮官與相臣議定主上私親之服只依禮經為人後者為其私親一條以齊衰不杖期磨練八啓云臣等區區之見竊有所未安且念臣子愛君之心雖平日微細動靜莫不欲其悉當於理而無一毫過舉况於今日慎

終大禮又上關於宗統事體苟有一毫不合於禮是使君父不能立於無過之地而為後世所譏臣等誠不忍默然而負殿下也臣等謹按禮經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子夏傳曰何以總也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總也有死於宮中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此則士大夫事也賈氏疏天子諸侯之庶子承後者為其母所服云何曾子問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庶子為主為其母無服所謂練冠即無服之制也又按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緌緣既葬而除之子夏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據此數條則今日殿下之服其可議也竊料相臣禮官非

不知此而其心必曰 聖上誠孝出天當此創鉅痛深之地必不忍無服以喪之臣子亦何忍以此為請寧受譏於後世不忍拂 殿下今日至痛之情此則徇情之見姑息之愛非所以愛君以德引君當道之事也聖人制禮之意極其精微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若以一時苟且之見有所低昂則是為非禮之禮非所以致其君於克舜也如曰 聖上正嫡也不可以廢子為王者擬之則此又不然禮有祖庶稱庶之文故曰正體在於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正體在上即 宣廟之謂也下正即 殿下之身也禮文之意豈不明甚矣乎夫禮莫大於尊祖而帝王之家比之士大夫尤萬萬焉今 聖上上承 宣廟之統踐 宣

廟之位行 宣廟之禮與 宣廟為一體其事體之重如何而可以伸清於所生乎尊祖義也親親恩也義之所在恩有所屈尊之所厭私不獲伸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以 聖上之明豈不深察於此而徒徇一時孺慕之情乎前項所引公子為母之禮乃是君在時事雖與今日之事有異而禮有餘尊所厭之文蓋天子諸侯不比卿大夫雖既沒之後猶有餘尊也然則今日之喪 宣廟之所不服 殿下為餘尊所厭亦不敢服乃為得禮之宜而初非所以薄於所生也伏願 聖明穆然深思如未便信問之儒臣詢于大臣令禮官更議酌定期於得中不勝幸甚

議喪禮劄

伏以臣誠迂腐無所肖似又叨言地罪積尸素頃值國家
有大變禮 君父有大過舉而終不能隨事匡救狼狽而
遠上負 隆眷下乖夙心中宵仰屋既悲且慚誠不敢以
不見信之故而遂輟不言初欲竢 肅謝之日即為申復
不料大馬之疾一向沈綿旬月之內就列無路而其所欲
言者又不容遲緩不得不徑進一劄仰瀆 宸嚴仍念前
日所爭非不直截而倉皇之際論辨不詳無以開悟 聖
衷而聖明亦於權慟之中不能深究言者之意以致言之
愈苦而聽之愈難此其上下之間皆未盡道今指援引經
義剖析群言罄竭其愚陋之見而又慮深同說出指意不
明謹做先賢奏劄畫一之規開列于後以便省閱伏願

聖明遂段深究其言意之所在或賜開納則非臣一身
之私幸而已也抑臣於此深有所憂焉竊觀 殿下近年
以來令已從人之德漸不如初 遭喪以後又為至情所
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惡異之心異於已者則雖元老大
臣至誠惻怛之言外為優獎而實棄不用同於已者則雖
荒雜無倫悖理妄作之言是其所論而許以謹直至於崔
鳴吉一人之身也其所進兩劄乃禮經之全文也是則皆
是非則皆非而 惡一劄之異已則置之不省喜一劄之
同已則用之如不及皆劄有云從從一死者祭從生者今日
之喪奠不以大夫則過而非禮也祭
下以諸侯則不及而非禮也先是崔建言初喪廢祭當
用王于夫入之禮不報至是即命禮官置諸侯祭器夫
人君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則

此全張新公跋之見
其本具難記

惟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己私而其宗社之日遠
誦言日至終至於喪邦何哉臣之所陳殆千百餘言而無
一句半句同於 殿下者固知無足取悅而適以疲 殿
下之懷願其縷縷不已者實出於閉邪彌遠之誠惟 聖
明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幸甚幸甚

一禮經不杖期條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子夏傳曰何
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
宗也論今日之禮者以此為據已極分明襯貼而議者
或謂為人後云者指族人而言耳今 主上以孫繼祖
不可謂為人後矣意者前日聖教所謂與出繼降殺有
異者亦必以此而言也此言似矣而實有不然者上文

斬衰三年條曰為人後者疏曰此下當有為所後之父
五字而闕之者今有後或父或祖其人未定故也夫其
人未定則立文者不曰為人後而當如何立文耶此非
必指族人而言也况下文總麻三月條曰庶子為父後
者為其母又天子諸侯正統考期服圖亦有為祖後為
曾祖後之文據此數條則允言為後者不必指族人明
矣今 殿下於 宣廟初非應立之長孫特以不應人
後恭行天罰然後內受 慈殿之旨上承 天子之命
以光紹大統為 宗廟社稷主此是大變革大非常之
事其與循存內承之君自不相同則果非入承而何哉
既是人承則與出繼又何以異哉出繼云者自此之後

敵獨之詞也八承云者由外至內尊敵之詞也文雖不
同意非有異臣前曰 啓辭所謂自立大夫家言之則
曰出繼自帝王家言之則曰八承云者蓋已十分明白
特 聖明敵於至情意其有異哉雖知其無異而強以
為辭可

一禮經杖期條曰父在為母子夏傳曰何以期也至尊在
不敢伸其私尊也至尊謂父私尊謂母也今之議者或
云 主上既承宗統不可無厭屈之義而宗統之重不
啻父在姑可權依此經之文降從杖期之制此亦似矣
而實有不然者使今日之喪無經可據則援而附之於
此猶或可矣 殿下之持重大宗既已明甚則降其小

宗自有明文何可捨此定制而附列於不近之文以為
義起之事也特 殿下之孝思無窮必欲自主其喪故
強用此條取便於以杖即位而維宗統之重亦有所不
暇恤焉此豈臣僚平日所期於 聖明者哉當初 殿
下之所以撥亂反正者非有樂乎其位但以 宗社為
重四方黎獻之所以鼓舞愛戴無思不服者亦感 殿
下之此心且乃今親親之恩反重而尊祖之義為其所
掩則得無缺四方黎獻之望乎既主 宗祧又主私喪
古今天下斷無此理今雖已過猶可及改宗子以服已
成而中改為木安者以門人妻喪製服既用俗樣而又
欲改復古制故云爾若其輕重失倫知今日之事乃所

謂一日不可居者何可護之於已成而不為之中改乎
况此去杖一節又非改製服之比寧有未安之理設或
未安猶愈於過制失禮之未安不啻萬萬矣竊聞大臣
三司今已次第傳啓微臣片言固知無益於事然言之
入與不入在於誠之至與不至而區區積誠實非一日
萬一天啓 聖衷幡然改圖則安知寢即一言或辦寤
主之功乎臣竊不勝祈懇之至

一禮經不杖期條曰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子復傳
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鄭註此為君矣
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
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曰始封之君其

祖父不為君而死君為之斬臣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
則其父若祖合立而為廢疾不立已當立受國於曾祖
按此一條即向年朴知識疏中所濼以為證者頃日崔
鳴吉劄中所謂受國於祖亦據此條而言也然其實有
大不然者此條所謂君字乃正統相傳之君其父若祖
皆合立已亦當立而受國於曾祖故上無所厭而得為
其父祖服本服三年今 主上以支孫入承大統上有
所厭故當初群臣皆以降服為請此是天理當然禮制
有截不得示爾耳群臣孰不知 聖上之誠孝而故為
此語請薄於所生耶 聖上亦明知其然故初終罔極
之中勉抑至情降從期服以盡德事也此條所爭今可

置之勿論而惓惓愚忠猶欲 聖明察見知誠之言未
免為誤引而鳴言所論親則長孫之云亡無事實乃與
李貴無理之言不大相遠日後之憂終未能釋然而忘
情故附之于此以見其與今日事不同云

一禮曰凡喪父在父為主又曰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
主之此類不一其所謂主但為主治喪事與賓客為禮
耳非謂長子長孫執喪三年主奉饋奠者也但攷朱子
家禮立喪主條下註文則可知其所指之不同矣今別
宮之喪適在大內 殿下主治喪事如禮所謂長者主
之則固亦無害至於躬為喪主執喪奉奠決然不可而
一二異議之人不知禮文所指各自不同必以 主上

自為喪主為當然至有綾原君不可為喪主之語臣不
敢知為此論者其心其見果何如也今日之喪主即他
日旁顯奉祀之人臣不敢知為此論者當顯主之日欲
何以處之也今日 殿下主喪他日綾原奉祀則是為
喪有二孤又豈有如此之禮哉前日攝行之 教本非
允從之意而大臣下見三堂之 批遽輟廷爭固為
失之不察亦其誠意未至銜談巷議莫不訝惜而臣之
愚意獨以 殿下之所以待過臣僚者不出於誠心為
尤大未安也臣僚所爭果為不是則顯斥亦可嚴謹亦
可知其不然而實出於愛君之心則快從公論痛謝前
非乃為大聖人之事不當依違其間若從不從外為不

誠之言以解散廷請之舉而內無見從之實以負群下
顛望之心也臣之此語不但為此一事而發誠願聖
明於日用云為皆以實心行之而於此一事尤當務實
亟命綏原君為喪主母留攝之一字為他日拒諫之
張本幸甚幸甚

一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
月而葬以降殺遲速為禮其節不可亂也初喪五日成
殯六日成服其他踰制之禮皆已既往而不可追此乃
群下之罪非但聖上之失也獨有前頭葬期一節比
之殯斂尤為大段節自明載禮經古今通行此正上下
和衷期於得禮以贖前罪之日若更於此蹉過則不惟

無以自說於天下後世抑恐祖宗在天之靈赫然降
監而不以為諱殿下於此寧可不為之惕然乎昔宋
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七月而葬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而聖人前書八月宋公鮑卒後書二
月葬宋文公詳其年月以著其僭胡氏又以為棄君於
惡而益其後聖賢垂戒之意嚴矣今若葬用五月則在
廷當事之臣舉不免華元樂舉之罪推此義也則殿
下之厚葬其親亦非所以敬親而明春秋之義者必不
以為孝豈不重可畏哉

一古人云議禮之家有同聚訟此是今昔之通患况今日
之事又是變禮之難處者其有異議無足深惟惟聽訟

之人虛心察理不以己意自作主張則曲直之決本不
甚難臣請無多說話但問今日之事有所厭乎無所厭
乎若謂之有所厭則廷論勝若謂之無所厭則異論勝
只此兩言可以決今日之訟而雖以殿下主張己意
之見既不能謂之無所厭則其曲直之形勝負所在斷
然可見而議者所謂察以諸侯屬非疎族等許多立論
皆為不攻自破之說矣臣非以強辨取勝為心誠以此
事非他閑爭競之比君父之得禮與失禮有過與無
過皆判於此韓愈所謂不勝則無以為道者蓋有所不
得已也

右畫一六條淨寫臨進伏聞喪主一節已允大臣之請

臣不勝欣快有如披雲覩日乃知聖上抑情從禮之盛
高出百玉而臣之進規之言直是以愚窺聖之安發死罪
死罪然既已攢馮難於裁去敢此投進伏乞聖慈察其
情而恕其罪幸甚幸甚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十三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四

